

HONGYI

# 弘毅

总第165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1-伍

# 文学社近期活动

1、9月29、30日，第33届校运会期间，文学社成员作为记者进行现场采访，作为编辑参与广播稿的审阅。



2、10月31日下午，在高二阶梯教室，二月文学社举办新社员入社暨诗词写作讲座。



## 《弘毅》栏目征稿

**情感地带：**侧重写感情的文章。

**成长季节：**为成长见证，为青春作证。

**思想碎片：**学会思辨，拥有思想，从积累思想碎片开始。

**书边人语：**优秀书籍或优秀作品读后感或者评析。

**静听世音：**看世间百态，写风土人情。

**校园广角：**校园里的人物，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

**小说榜：**丰富的世界，鲜活的人物，皆由你创造。

**呦呦鹿鸣：**欢迎各类诗歌作品。

**投稿方式：**

- 1、直接将纸质稿件送至文学社活动室（学生服务楼108室）或投入门口的信箱。
- 2、将纸质稿件投入各年级教学楼一楼电梯附近文学社投稿箱。
- 3、将电子稿件发二月弘毅信箱：[eryuehongyi@126.com](mailto:eryuehongyi@126.com)

优秀作品将向校外刊物推荐发表。



## 认识写作

蒲平

认识写作，也是认识我们自己，让写作与自我产生连接。

为什么我们需要写作？作家、编辑家、语文教育家叶开先生认为，现代教育体系下，基本上大家都被框定在一个职业范畴内，很少能够在固定之后再打破。写作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底层技术，是一种通用能力。不管你是医生工程师还是什么职业，大的写作能力都是可以给人加分的。只有这个能力，能够在我们成年职业固化之后，突破你的天花板，让你跨越职业之间的鸿沟。一流的科学家都写科普，如霍金的《黑洞理论》。写作，是我们人生突破瓶颈的重要能力。

那么，写作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写作中认识你自己。写作不同类型的文章，需要不同的表达能力。记叙、描写、说明、抒情、议论等，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观察力、理解力、分析力、表现力，能够体会他人感受，理解他人到什么情境下会产生怎样的感情；能够提炼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表达自己的立场。写作，能够检验你是否拥有这些能力，同时帮助你通过训练，提高这种能力。小学时学写作，向别人介绍自己，那是对自我的初步认识。对自己的更深一步的认识，则是在写作中培养起来的反思自我、检验自我及激励自我的能力。写作还需

要具备写作思维，不仅观察分析，还要学习选词造句、布局谋篇，这些检验着你的知识储备量以及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你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短板，找到努力的方向。

在写作中疗愈你自己。像一棵树在大自然中生长，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就算被保护得再好，也会受到某些无法完全消解的伤害。最好的人生际遇，不是从来不上伤，而是带伤前行，迈向顶峰，做自己的英雄。在写作中，你表达的喜怒哀乐，让自己积郁的情绪得到释放，也让自己紧张的心情得以放松。在你迷茫时，写作帮助你找到自信，让你的人生目标更加明晰而坚定，改变能够变得更好的那部分自己，也接纳并不完美又无法改变的那部分自己。

在写作中发展你自己。你的思维会随着写作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你会发现，你笔端流淌的文字，能够激发你的思维，之后你读着这些文字，会感到惊喜。写作让你的思想达到超乎你预期的高度，连你自己也赞叹的高度，原来，你能写出那样令人惊艳的文字。

希望每一位中学生朋友，在写作中认识自我，疗愈自我，也发展自我，在写作中让自己变得更好。



2021年9-10月  
(总第165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李士刚 马占武

社 长：王祎璨

副 社 长：秦崇皓

本期审读：郭睿佳 李颜玉 卢佳祎 赵钰洁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王 彬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 目 录 Contents

## 卷首语

- 1 认识写作 蒲 平

## 情感地带

- 4 希望那里也有满天祥云 马可欣  
6 时光请你慢些走 董文璐  
7 一颗子弹头 程显纹

## 成长季节

- 10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沈 珞  
17 高三生活琐记 刘昕瑶

## 静听世音

- 19 我曾见过真正的动物 刘若涵  
21 生活拼图 空 空

## 思想碎片

- 24 一个小问题 上司几太  
25 别计较太多 高 尚  
27 未来与希望同在 盖超越  
28 怎么看“反诈直播被逼停” 隋竞宇  
33 医生的平凡与伟大 隋竞宇  
34 三维空间 小 沉

## 作者专辑

- 35 白塔 二木生  
37 致林生 二木生

39 科后

二木生

呦呦鹿鸣

9 你

文 成

23 村居秋晚

武 清

40 我是秋

胡敬媛

40 春日旅途

李嘉鸿

41 攀登的人

孙知勛

41 新生

孙知勛

60 战场

文 成

小说榜

42 治愈

尚兴宸

43 雨降之时的色彩

辰 曜

46 流年

雨 然

运动会专辑

54 拼搏少年，青春无限

记者：王祎璨 孙佳琦 摄影：伊欣语

56 运动青春最美丽

郭睿佳 王佳欣

58 彼方尚有荣光在

惜 缘

在 大 学

29 无悔选择无愧心

刁宏翠

31 遇见中医

吴佳林

宗 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 希望那里也有满天祥云

——怀念姥爷

2016级 马可欣

青石板的老街上，热热闹闹的集市里。太阳下，姥爷骑着三轮车带着我穿过人群。三轮车摇摇晃晃，轧过石板坑坑洼洼，小风车吱呀吱呀，我的童年总有他的身影。

我真的很想哭，眼泪止不住。我看着姥爷的照片，多么想再见到他，人间天堂，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两天，我提笔很多次，想写悲伤，想写悔意，想让文章字字泪滴。然而，在我一次又一次的回忆里，姥爷都是和蔼的、乐观的、可爱的。我想，我还是把他在我记忆里的样子写下来吧，让读者认识一下这位可爱的老人，更是让我自己再从文字里与他见一次面吧。

姥爷头发很短，而且几乎不生白发。他的皮肤比较黑，嘴唇有些暗紫色。他脸上虽有褶皱，但并不显得苍老。大概是因为他爱笑，所以这些沟壑与皱纹更像是笑纹。

他是个读书人，在小学当

过思想品德课教师，喜欢穿修身的马甲，黑色的或是灰色的，扣几颗扣子或是短截的拉链。看书时会戴眼镜，不用眼镜时他会把它包在眼镜布里仔细地放起来。上街买菜时偶尔会戴着有檐的帽子，提着个布包，通常这些东西上面会印着一些广告的文字，都是他去听讲座免费领来的。

他很有童心，常常陪我们一起看动画片，最喜欢看的是《猫和老鼠》。他爱热闹、幽默活跃，会给我的朋友们起可爱的昵称，喜欢荡秋千。也会种错花种。

姥爷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瘦子”，小时候的我也深表同意。只是后来姥爷病后，我才真的理解了什么叫做骨瘦如柴，眼窝深陷、形如枯木，是病痛侵蚀身体的后果，我心痛不已。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早些年，姥爷生活规律，再加上有晨跑的习惯，所以身材比较适中，在亲戚朋友中都

算是比较健康的模样了。不过他常常用“苗条”来形容自己，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不算胖，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姥姥比较富态，所以姥爷时常讲玩笑话。

严肃这个词绝不会被用在我姥爷的身上，我的姥爷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顽童。他给自己贴上“瘦子”的标签后，会当着姥姥的面，假装很小声的跟我说：“我是瘦老农，你姥姥是胖老板，胖子和瘦子是很合适的一对儿。”看《西游记》的时候，他又会把手遮在嘴边，把头偏向我和表弟，一边用余光看着姥姥一边说：“我就像齐天大圣，你姥姥是我的二师弟。”当然每次这样说完，都会遭到姥姥拿着拖鞋威胁。姥爷也很配合，一看姥姥举起拖鞋，他就会假装受了严刑逼供立马认错，或是高喊：“欺负人啦！”

姥爷很勤快，每天六点多就会起床，然后拿着扫帚东扫扫西扫扫。大扫除完成以后又

会给大家做早饭，我最喜欢喝他烫的鸡蛋茶，就是把鸡蛋烫成花，再撒上盐。虽然做法很简单，但很多地方都没有这种吃法，对我来说这是姥爷的独家秘方。姥爷家里有几个搪瓷缸子，专门用来烫鸡蛋茶，搪瓷缸子白底蓝边儿，把手处掉了漆，却是最方便的喝茶器皿。近些年，他味觉淡了，偶尔会做饭过咸。他的视力不好，很多事情都需要姥姥再去做一遍。也许姥爷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能力在随年龄退却，但他始终愿意为这个家辛勤劳动。

老一辈的他们生活很是节俭，但永远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大约在我八九岁的夏天，青石板的老街上，热热闹闹的集市里，姥爷骑着三轮车带着我穿过人群。三轮车摇摇晃晃，轧过石板坑坑洼洼，他把自己的草帽戴在我的头上，自己顶着烈日炎炎骑车前行。小时候的我却嫌草帽不够漂亮，跟他生气。这个老人怕我晒着，找了阴凉处缓缓地停下车子，让我不要下车。他自己再跑回地摊，询问儿童太阳帽的价钱，小心地从布包翻找着纸币。伴着树上的蝉鸣，我还能隐约听到他跟老板讲价的声音。不一会儿，他拿着粉色的太阳帽回来，开

心地给我戴上。我清楚地记得帽子那上面有个小风车，那是我第一次戴这样的帽子。姥爷继续蹬着三轮，哼着歌，车子摇摇晃晃，我头上的小风车吱吱地转着，转过了我童年的一个个夏天。

中学以后，我很少有时间再回去看望他，他学会了用微信，偶尔会和我打视频电话。后来，他病了，癌症晚期，手机也用不了了。等我再一次见到他，他的头发已经剃光了，但是他仍旧是乐观的模样，对我说：“五年太短了，二十年不可能，我肯定能再陪你们十年！”

高考结束，我又一次回到他身边，他已经只能卧在床上，清瘦的脸上眼神也暗淡了不少。我坐到他的身边，想要拉起他的手，但他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说：“我有病菌，你不要离我很近。”

泪如雨下。

前天，姥爷离世了。

就算我再怎么想念他，他也醒不过来了。

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我不断地翻找他的照片，搜索更多回忆，用回忆拼凑现实，见他最后一面。

我永远想念。

儿时常常住在姥爷身边，他每次遛弯儿回来会给我买洋葱圈，会给我讲小鸡下蛋的故事，会骄傲的跟人夸赞我，会跑遍商场为我找一条合适的白纱裙，会面对佛像时总是许愿孩子们身体健康，会背我走过一段坎坷的小路，会带我去广场看喷泉，会在我帮他剪指甲前问我会不会嫌他不卫生……而现在他真的离开了。书上写亲人去世如晴天霹雳，可这次的噩耗早有先兆，到来时令我错愕，回过神来又使我怅然，止不住眼泪。

弟弟说姥爷一定不会希望大家这么伤心。我又点开姥爷的联系名片，他的昵称是“满天祥云”。姥爷一直是一个乐观善良的人，不管在哪里，他都会有幸福的生活吧。希望那里也有满天祥云。



# 时光请你慢些走

2020级27班 董文璐

伴随着雨点与钟表交错的嗒嗒声，晚自习结束了。我拽上书包，向楼梯口奔去。校园里登时嘈杂起来，砖石路上响着各种错杂的跑动声，伴着雨水点点声急。我拿书包往头上一挡，奋力融入这股洪流中，向着几百米外的公交车跑去。

推推搡搡着，我挤进车门，拿袖子拭了拭沾满雨水的镜片。“本来可以不这么狼狈的。”我心里默默想着。今天早上，奶奶刚把雨伞从我书包里拿出来，想帮我减轻点负担。谁想天公如此不作美，我轻轻叹了口气，公交车载着一车欢笑与我的忧愁摇摇晃晃地行驶着。

离家越近，我灰心越甚。如果是星期五，父母还能回来。可今天是不可能的，奶奶腿脚又不好，四楼上下非常吃力，也罢也罢，我只能“挥汗雨中”了。

车子缓缓停止，车门吱呦

一声打开，一股寒风接着就与我撞了个满怀。我扯紧袖口，刚待举起书包奋力向前冲去，却惊讶地发现了昏黄路灯下举着伞的小小身影。奶奶见了，我赶紧迎上来，将雨伞塞进我手中，慌忙将拿着的厚棉衣替我穿好，脸上满满写着心疼。“冻坏了吧？”雨点滴滴敲击着伞面，我艰难辨认着奶奶低低的声音，她肯定也冻得很难受。厚厚的棉衣簇拥着我，只觉暖暖一片。

一把大伞，将我和奶奶安心地笼罩在其中。狂躁的秋风此时也温驯了许多，雨点轻轻敲着伞面，奏起了自然之乐。一种雨夜特有的清新的空气包围着我们。走过昏黄的路灯，我瞥见奶奶头上泛着的幽微的银光，又注意到奶奶此时的身高，只刚刚达到我的肩膀。回想起刚刚路灯下等我的小小身影，我不禁开口问：“奶奶，

你怎么变矮了？”奶奶听了笑道：“是你长高了。”我没再作声，可心里却觉得肯定不是这样。明明我还小时，就一直缠着奶奶比身高，站在那面大穿衣镜前，我总是兴奋的叫：“奶奶，我到你肩膀了！”“奶奶，我到你嘴巴了！”“奶奶，我到你眼睛了！”那时候个头窜得快，还总觉得追不上奶奶，现在个头窜得慢了，可奶奶一下子就变这么矮了。

想着想着，就到了楼门口，这条路好像比往日短了许多。我甩甩伞上的水，不舍地收起来。这才想起奶奶是下了四层楼来给我送伞的。“奶奶，你腿没事吧，你其实不用给我送伞的。”我心里有点着急。奶奶安抚地拍了拍我，笑说：“没事，淋着我孙女可不行。”我赶紧搀起奶奶的手，奶奶轻轻推开，又推推我：“你快往上走着，两个人慢，我扶把手就

行。”拗不过奶奶，我只好同意了，可脚步故意放得慢些，有意无意地注意着奶奶的情况。这连续的走动，已经使奶奶的腿超负荷了。走到二楼，奶奶轻轻叹口气，对我说：“奶奶还是老了，先歇会儿，你自己先上去吧。”我不肯，奶奶依旧催我，怕我书包太沉。没办法，我只好慢慢向上挪去，每走一步只觉步履维艰，也像腿脚不便了似的。四楼还是到了，我往下张望着，张望着，一盏盏声控灯依次熄灭，就好像浸入了时间的影子里，一些很旧很旧的回忆又在我心中腾起了朵朵浪花。有孩提时奶奶给我读过的一个个故事，有我小学放学回家闻到的缕缕饭香，有我犯错被爸爸打时奶奶把我护在身后，有我受委屈时奶奶给我的温柔安慰，有我搞怪学电视里的动作逗奶奶开怀大笑，有我不懂事与妹妹打架惹奶奶伤心落泪。我的所有美好欢乐、泪水感动，都与奶奶密不可分。

可现在，我却无可避免地离她越来越远，我在往上不停走去，她却走不动了。我拿着手中的钥匙，此刻却觉如此沉重。将它缓缓插入钥匙孔，泪水就跟珠子一样掉在地上了。

面对着这扇沉重的大门，我得打开它——只能自己打开。

“吱呦——”门开了，温暖和煦的光照亮了我，我将书包火速甩到地上，跑着去楼下接奶奶。奶奶正开始爬三楼，尽管离得不远，我依旧大声地喊：“奶奶！”就像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家，就像奶奶回老家探亲回来，就像好长时间没见了一样。声控灯在我的呐喊下全部亮了，楼道里灯火通明。奶奶冲着我和蔼地笑着，就在那金光下，她说：“小声点，奶奶听得见。”

我就那样，脸上挂着泪珠，扑到奶奶怀中，把奶奶唬了一大跳，忙问我怎么了。我擦着眼泪笑：“这灯一会亮一会灭，我很害怕。”奶奶说：“这孩子净胡说，打小也没见你怕过，快走，奶奶给你熬的汤，一会该凉了。”我没再解释，因为有些事情，就是越长越大越害怕。

那晚以后，心中便坚定了一个念头：学习任务再重，也要多陪奶奶聊聊天，说说话。时光易逝，逝不去的永远是那份浓浓的亲情，既然时光留不住，那就把回忆留住吧。

时光无情，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最终都会被它带走，无

论如何努力也追不上它的脚步。可那又如何呢？至少，现在，此刻，我们深爱着，我们正并肩同行。可千万别走太急，可千万别走太快，那样容易遗失掉，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指导老师：王青霞）

# 一颗子弹头

2020级31班 程显纹

“孙儿！回来啦！”

吃力地拉开老房子那扇锈迹斑斑的金属大门，映入眼帘的不是打理得整整齐齐的菜园，而是一个虎背熊腰，站得比他种了半辈子的高粱还直的耄耋老者，他胸前挂着的那颗带着点点铜锈的纺锤形物体尤其引人注目。连

满屋的烟火气和浓郁厚重的红碎茶香也追不上他，在他出现在我面前后才慢慢悠悠地飘进我的鼻子。

“看看你姥爷给你做了些什么好吃的！保证你爱吃！”

那扇像是被强力胶死死粘住的大门，不知何时已经被那个老人唰地一下打开。那只有力的大手将我的肩按得生疼，我皱着眉快步走进屋子，父母则是笑着跟了进来。我和姥爷面对面坐在饭桌前，满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失去了光泽，而姥爷胸前老旧的无名吊坠则显得格外耀眼，像一颗星星时暗时明地闪烁着。

夹起一块鸡蛋，咸得让人受不了。嗯，这符合他做饭和做人大大咧咧的风格。

“姥爷，你那脖子上戴的啥啊。”

一口水一口菜地吃着，声音像是意外飘出的一个音符，不经意地问道。

“这个子弹头子？那这来头可大了去喽！先吃，先吃！吃完了姥爷再好好给你讲故事！”

那副乡音浓重的嗓子听到我问出的这个问题后，把

原来就很高的响度又调高了一个档次，两指捏着那根穿弹头而过的细线提着它，晃着。我嚼着满嘴的饭菜抬头看了一眼，不禁被这副样子逗得嘴角一翘。

随着墙上老式挂钟的一声又一声的咔哒声，吃饱喝足的我搬了个板凳，坐在正襟危坐——他总是这样——的姥爷身边，看着那个弹头吊坠，等着他讲那过去的故事。

“这颗子弹头，来头可大喽……”

他用粗糙的手摩挲着那颗锈迹斑斑的弹头，我注意到他的背似乎变得有些驼，他拼命地想用普通话和我讲故事，但口音中仍然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这令人发笑的嗓音传入我的耳朵，却激不起我的一丝笑意。他的声音也不似从前一样粗犷，就在这不同以往的嗓音中，我被带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那场硝烟中。

“四眼儿！等会我先上！你们就在身后给老子可劲打那群混蛋！”

“不行班长！我们先上，你负责炸药包！”

“老子是你们的班长，说

甚么你们听甚么！我入伍多久，你们才当几天大头兵！”

那个虎背熊腰，端着长长爆破杆的绿色身影飞一般地冲出了掩体，在后方铺天盖地的火力掩护下，和其他班拿着爆破杆的同志一起冲向敌人的碉堡。

“班长！”

“四眼儿！听班长命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人心有时是束缚不住的。又是一个绿色的身影飞一般地冲出了掩体，一步步靠着掩体艰难地前进。很快，他便与那个满嘴粗俗土话的班长在一个弹坑里相遇了。

“死四眼！老子不是叫你呆在那压制火力点吗！”

“我们都不放心你！排长刚刚也是这样才……”

“文化人毛病就是多！呆在这好好打掩护！”

随后他们便在弹坑里静静趴着。枪声稍微平息的一刹那，那个壮实的绿色身影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但接着，弹坑里也不见了四眼儿的踪影。

他当了五年兵，却念念不忘了三十年。

五十米。

三十米。  
二十米。  
完了。

这是他当时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因为这时他已经可以看到碉堡中对准自己的枪口，仿佛下一秒就要射出取他性命的子弹，而自己手中的爆破杆却远远短于这个距离。

“四眼儿！”

射击孔的闪光，像是上帝按下的快门，将一切都拍进了一张名为回忆的黑白照片里，使这一刻永远地定格。他想，这一秒过了多久？一小时？一年？还是无限长？他似乎能感受到战友鲜血溅在脸上的温热感，左肩像是被一记重锤砸中。碉堡里机枪哑了火，眼前的形势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他大步跨过战友还残存着一丝热量的身体，干脆利落地将爆破杆贴上碉堡，引爆。

惊天动地的巨响。

和战友一起躺在地上的

他，才感受到自己左臂绵软无力，剧痛绵延至全身，将他的意识打入深渊。

“这弹头来头可大喽……”

这拖长的尾音将我拉回现实。我那性格刚烈直率的姥爷，右手颤抖地摩挲着那颗弹头，“这颗子弹，就是要了四眼儿那孩儿小命，还卡在我左肩头的那颗……”姥爷的泪水，滴落在那张折痕遍布的发黄老照片上。“四眼儿我的好兄弟，你的班长没保护好你啊……你退伍了前途无量啊……”

姥爷仍在对着弹头喃喃地念叨着，我看着姥爷动情的样子，热泪也涌上了眼眶。

一束阳光从窗边照进来，映在姥爷的身上，那颗弹头也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它记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那也是不应该被我们忘怀的历史。

（指导老师：刘俊华）



## 你

2021级24班 文成

你是我毕生的梦想  
从那一刻，你就住在我心上  
为堕入黑暗的我发光

像一颗启明星  
升起在我心的上空  
像看不见听得见的夜莺  
声声温暖我的心灵

你是我竭尽全力的追求  
是我平凡生活里始终坚信的  
奇迹  
是我绝境中的希望  
是我克服所有恐惧的力量

你，就是未来啊，就是我的  
未来  
是我今生执着的方向

#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2019级10班 沈珞



成长季节

## 【写在前面】

我有很多次把自己高中生涯的同桌一一数来，然后悲哀地意识到，高中已然过半，我却几乎没有遇到过“正常”的同桌。林是“不正常”一类的典范，但很不幸，他不仅不是第一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同桌，竟然还不是最后一个。

这篇故事本不应该再投稿，就像胡妈说的那样——“这类文章，你们之间留作纪念就好”。但鉴于我和旁边这位朋友没有留纪念的必要，所以才毫不犹豫地交了稿子。

便只图一乐。

## 壹·瀚海凌冰

“期待已久的调位，心情复杂的分离，以及，始料未及的同桌……”

——2020年10月29日，来自手账

在经历了和上一任同桌“三天一吵架，一吵吵两天”的悲惨日常后，调位那天我兴奋到说话都在颤抖（啊，一般广义上鉴定为紧张）。活动课从宿

舍打扫完卫生一路奔回教室，在看清座次表的瞬间，紊乱的呼吸戛然而止。

介绍一下，同桌零，以打篮球、打游戏和打架（咳，划掉划掉）为生，以怼我和怼所有人为乐。

零是极疏狂甚至称得上嚣张的男孩子，个性张扬、随性洒脱。他是最“不拘小节”的人，而我却偏偏分外“斤斤计较小心眼”，于是乎，两张课桌，日夜都是战场。至于吵架的原因，大抵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多争执，说到底不过是两个人行为处事风格相去甚远，有待磨合罢了。

但有些事终究不是习惯了便可以接受的。

我是一个颇爱面子又争强好胜的人，零呢，我评价他“得理不饶人，没理也有理”。上午已经说过，这家伙“随性洒脱”，该性格一般表现为毒舌，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及他人感受。

零这人看事情很透彻，所以每一句怼我的话都直往我心

窝上戳。我一直坚信，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别人的建议当然要听，但像零这种张口闭口花式骂人、毫不掩饰对我的嫌弃和鄙夷的意见，我是真的接受不来。

彼时期中考试迫在眉睫，零又整日在我耳边阴阳怪气地嘲讽，长此以往，我终于疯了。

零说话真的很难听——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你是废物吗？”

“错这么多，用废物形容你都是侮辱废物。”

“这题有脑子就行——哦，忘了，你没那东西。”

“就你这样的还高考干什么，死了算了。”

“你是不是有病——”

“蠢货。”

“\*\*（已消音）”

“滚。”

……

小周周末的自习课上，心态爆炸的我把垫板竖在了两个人的桌子之间，零一边骂一边毫不犹豫地把手拽开了。

塑料夹板砸在地上缺了一

角，夹着的卷子散成一片。

“捡起来。”我烦躁地拧着眉。

“凭什么？又不是我弄掉的，”零不以为意，用理科生的本能抖了个并不合时宜的机灵，“是重力促使它掉下去的。”

30秒后，把夹板收拾好的我起身打电话请假回家。

背着书包离开教室的那刻，零还在肆无忌惮道：“呵，弱者只会逃避。”

……

## 贰·矮纸斜行

“遇见你之前我的世界是黑白的，遇见你之后我的世界全黑了。”

——2020年11月22日，来自给零的小纸条

我曾小心翼翼地问过零：“你讨厌我吗？”

“不至于，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他脱口而出，过了一会儿又颇觉好笑地开口，“你怎么会觉得我讨厌你呢？”

“……”这实在是我意料之外的答案，让我早就准备好的沉默低落一时无处安放，竟乍然生出几分愧怍不安。

我，应该是讨厌过零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喜欢。

有时候会想，哪怕班里随便任何一个人成为我的同桌，

可能都不会比零更让我抵触。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那个却不可道明。

当然，零不讨厌我是真的，嫌弃我也是真的。

元是我的另一个同桌，很阳光利落的女孩子。我至今没明白，他们两个是怎么“统一战线，一致对我”的——大概是零怼我的话太让别人开心吧。

总之，每一次我被零骂的时候，元就会在一旁放肆大笑，甚至还时常帮腔；而偶尔元和我一起调侃零的时候，零却只骂我一个。

我曾颇为无奈地对元说：“你再这样会失去我的……”

元沉默了一会儿，刚要回话，那边零笑道：“她一时哑然无话，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这事在嬉笑中就此揭过，但我其实更介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骂元呢？”

彼时零一脸无辜地考虑了几秒，认真答：“距离太远，攻击不到。”

……我真的怀疑零他针对我。

我还没有闲到去问他这种问题，但答案却已然在脑海中显现出来：“你是什么东西？针对你？你还不配，滚——”

所以我到底在想些什么鬼

东西。

无数次被怼的经历磨练出了我坚强的内心和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和大脑并不同步的嘴。

元旦前几天，零问我能不能帮他做张贺卡。于是我用了大半节自习课研究出来一张贺卡，最后让元帮我从打印机那儿顺了张A4纸做内衬。

在等待元的空隙我瞄了一眼表，随口说：“一节课全给你弄这个了。”

“对不起。”

零这话说得太诚恳，让我看着元抽A4纸的背影晃了一下神，才警惕地戏谑道：“对不起什么，A4纸吗？”

然后零一直乐到放学。

元旦假期结束，从空荡荡的家里乍然回到学校，我倒有些不适应教室里的热闹气氛，状况频出。

元跟我们分享快乐：“哎，你们看到元旦联欢的合照了没？有没有注意到xx啊……”

“没有，”我一边补作业一边理所当然地说，“合照这种东西不都是只看自己的吗，为什么要看别人？”

旁边零比我更不能理解，低嗤了一声：“不是，为什么要看合照呢？”

“因为有你啊——”我脱

口而出。

元当时正在四处“传播快乐”，压根没有听到这段对话，于是我和零在一片喧腾中面面相觑，硬是撑出尴尬的静默。

偏偏我还被自己有歧义的失智话语笑得合不拢嘴，断断续续地没能解释出来，就只能让零绷着绝望又无语的表情自嘲了一句：“很好，极具侮辱性……”

“不是，”我勉强止住笑，“我是想说，‘因为有你自己啊’。”

“……”所以脑子真的是个好东西。

### 叁·梧桐细雨

“我怎么会怎么恶劣的同桌啊！”

——2020年12月25日，来自我暴躁的吐槽

真的怀疑过自己有受虐倾向，明明总是一败涂地，却还是喜欢和零对着干。

曾经有一段时间零死活不给我让位，我就偏偏要从他那边进去，结果零就生生晾了我五分钟。僵持未果，我又拉不下脸再从元那边走，又因为我们坐在第一排，于是我索性拖开零的桌子，试图从缝隙间挤进去。

然后，我把桌子上晾着热

水的杯子蹭倒了。

……

翌日清晨，我趁着零不在教室，坐到了他位上，下定决心要让零也体会一下“有位不能回”的痛苦。

“让开。”零冷漠道。

“不让。”我怂得要死，但就是梗着脖子不服软。

然后——

零抄起桌子上的笔就往我脑门上敲。

零下手不算轻，如果无法感同身受的话，可以设想一下自己在户外遭遇冰雹的情景。但这时候我如果被乖乖地打回去，那才真的是笑话一桩了。

所以我生生受住了三场冰雹。

零骂了我一句，转身离开了。结局看似尚可，但其实我根本没有“赢”，就像后来零嘲讽我的那句话：“你刚才的样子真蠢，无力且可笑。”

……

零总是把怼人的话说得太理所当然，让人好气又好笑。

很久之前的某个课间，我在桌子下面偷偷地打开了一个巧克力派，还没来得及吃，就被门外的旧友叫了出去，于是巧克力派被随手扔在凳子上。

回来的时候我刚把巧克力派拎起来，就听到零惊讶中含着

笑意的声音：“你竟然没有直接坐下……”听起来挺遗憾的。

我翻了个白眼：“我又不傻。”

“但是你瞎啊。”

“……好有道理哦。”我好像确实无法反驳。

当然，我反思了一下，他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可能是因为委婉的话我听不出来。

某节自习课，无聊的零撩拨我去给他借本语文阅读理解（为了看小说），然后纠结了一下，又说：“算了，我学习。”

30秒后——

“你还是去借一本吧。”

我应他所求去借了一本，拿到手的时候却犹豫了：“要不你还是学习吧……”

“\*\*才学习。”日常冷漠暴躁。

没有话语权的我：“我也想……”

“学习。”零指着桌上的题，面不改色道。

“……哦。”

1分钟后——

零神色怪异地从书里抬起头来：“不是，我刚刚骂你你没听出来吗？”

“啊？”

“……哦，那没事了。”

后来有天心情奇差，晚饭

没有去吃，一个人趴在桌上睡觉，失去意识的那会儿，真的幻想过会有谁来关心我为什么不去吃饭，或者会有谁给我带个面包之类的。

然而梦醒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拿着我保温杯敲我桌子的坑货同桌。

综上所述，我是被吵醒的。

零那不堪入耳的“乐曲”停下来许久，我的太阳穴还在进行无周期跳动。我连吐槽的心思都没有，目光涣散地看了一眼他的笑容，趴下继续睡。

于是零又敲了一遍。

#### 肆·叶上初阳

“有谁被人骂是会开心的，但和他同桌的时候确实不是只有不开心。”

——2021年3月27日，来自闲聊

问：有个思维敏捷、嘴皮子比脑子还溜的同桌是种什么体验？

答：生命充满活力（想死的体验）。

夸零倒真不需要我昧着良心说什么，我也懒得说那些客套话，除了广泛意义上的优点以外，这人脸皮特别厚。

零真的仔细阅读了我对他的评价，然后笑着说：“你应该写，我是一个思想先进的人。”

“……”油然而生的诡异感让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婉言拒绝：“没那个必要，我又不是给你作传。”

他夸起自己来完全不吝用词，直到他坚定地说出自己“平易近人”。

听到这话的我表情惨烈到差点当场去世，然后开口调侃：

“平易近人是说打架吗？”

“我很容易就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零面色坦然。

打成一片，指物理意义上。

“哎，”我笑着继续闹他，

“关心一下，你脸还在吗？”

零一巴掌按在脸上，又揉了两下，闷笑道：“嗯。”

“怎么，摸一下脸皮有多厚是吗？”我“乘胜追击”。

“嘶——”零吸了口气，一本正经地开口，“刚安上，有点儿凉。”

零说，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几个月相处下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我和他永远都是跨服交流。

我是一个秉持着“有备无患”理念的人，包里常年带着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包括……吃的——当然，绝大部分都被零吃了，他还拒不承认。

众（我们班同学）所周知，零对巧克力派有执念。

某天晚上，零百无聊赖地问我：“有吃的吗？”

我正在和元讨论问题，闻言回头说：“包里有巧克力派。”

“吃的，我问你有没有吃的，巧克力派是吃的吗？”零无故暴躁。

被迎头凶了的我哑然半晌，揪着元满脸不可置信地挤出一句话：“他是不是有病？”

第二天早读，零再一次问我：“有吃的吗？”

我把手放到书包拉链上，生怕他再给我整昨天那出，颇为底气不足地问了句：“你是饿了吗？”

零没听清楚，正了正神色，再次重复：“吃的。”

我胆战心惊地把巧克力派递出去，眼见着那边点点头，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它。

“你……”的记忆是日抛的吗？

后来和零吐槽过这个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巧克力派本来就不是吃的啊，那是饭。吃的是个广义上的说法，这就跟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一样……”

你要是不提物理，我们还能好好交流。

关于“吃的”和“饭”这

个说法，我其实并不陌生。出于种种原因，零很少在餐厅吃饭，经常用巧克力派填肚子，也确实是把巧克力派当饭吃。然而让我记忆犹新的却是他睁眼说瞎话的本领。

虽然我对吃的没有执念，但偶尔还是会饿：“零，有吃的吗？”

他啃着巧克力派，一脸冷漠：“没有。”

“……巧克力派。”

不说还好，这一说他就跟被踩到尾巴的小野猫似的跳脚了：“那是我的饭，你怎么能要我的饭呢！”

“我……”不要饭。

### 伍·北风吹面

“最深沉的爱与最悲辛的恨，全都献给物理。”

——2021年1月1日，  
来自贺卡

当你的同桌在你最喜欢却又最学不会的科目上出类拔萃时……脸面是什么，重要吗？

我现在在物理补课，零呢，日常把物理奥赛课本当小说读。

有段时间里我对物理完全不抱希望，曾在无数老师来听课的情况下困到不省人事。在讨论问题的环节，零趁物理老师去教室后面视察，含笑调侃

我：“哟，睡得挺香啊~”

神志不清的我有点儿委屈：“我很困……”

“没事，你睡就行，”零很纵容地“宽慰”我。

我浑浑噩噩地继续说：“然后就很难受。”

“她在后面看不——”零的话说到一半顿住，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差，然后在我反应过来之前骂了一声，“\*\*”

“……”两个字让我回归现实，我笑了一下，语速飞快地嘟囔道，“嗯，很好，我醒了，果然，我确实是太矫情了，是挺欠骂的哈哈……”

上学期期末考试结束以后，我对自己的物理成绩彻底绝望，惘然问道：“你说，我的物理还有救吗？”

“不好说，”零抿了抿嘴，明明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却总是让人觉得他在敷衍，“要是之前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你有我这么一个物理成绩优异的同桌，以后调位了可就不一定了。”

“你还有脸说？昨天让你给我讲个物理题都讲不明白。”我咬牙切齿道。虽然讲不明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太高估我的物理水平了，但不可否认也有他的个人态度问题。

零一向对我很不耐烦，又

毫无顾忌，于是在期末物理开考前40分钟里有了如下对话——

“你为什么非要问我呢？烦死了，你不能去问别人吗？”

“……”如果别人是我同桌的话。我沉默着不说话，但没有把题目抽回来。

“你\*\*是不是故意烦我？”零满脸不耐，“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故意烦我。\*\*\*\*\*”又是一顿漫骂。

我被骂得没再问他，一个人低头研究答案，早读下课铃响过后都无动于衷。

坐在一边的零突然意识到我没去吃饭：“你怎么还不走？”除了嫌弃还是嫌弃。

我不是很想理他，他也没给我这个机会：“好，你不走是吧？你不走我走！”然后一边穿外套一边骂我。

“……”所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寒假回来以后，我开始正经学习，物理也稍有起色。听惯了物理老师快节奏的课程，乍然间换了其他老师来代课，我竟然弱弱地在课后评价：“我觉得这个老师语速有点儿慢，我已经开始困倦了。”

彼时零正在伸懒腰，闻言

表情复杂：“你已经开始膨胀了。”这熟悉的句式。

“我现在物理课已经能听懂了！”我真的有些欣慰，试图和零分享快乐。

零合着眼，表情崩了几次，愣是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在一旁颇善解人意地替他开口：“表情很丰富，这是槽点太多，不知道从哪儿开始骂我了？”

“……对，话太多了，不知道挑哪句说好。”零笑得很无奈，脸上依旧是惯常的戏谑。

“那你现在可以骂我了，来，看个题吧。”我把不解的题目奉上，“乖巧”道。

### 陆·春风不度

“有些无法述之于口的羡慕和辛酸，别人家的同桌，唉——劝自己不要再做梦了啊……”

——2021年1月10日，来自手账

我对零这个同桌不甚满意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当然，他对我更不满意就是了。总是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是一个很容易从他人联想到自己的人，连看到有关同桌情谊的文章都能在零耳边念叨一通“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更何况身边还有那么一对关系和谐、相处融洽的同桌，更让我平添了一份遗憾和失落。

期末考试前后，正是人心浮动的时节。有人临时抱佛脚刻苦努力，有人心态平和波澜不惊，还有人学了半年有恃无恐开始浪……林先生比较特殊，他整一学期寓乐于学活得轻松自在，而林先生的同桌秦芄（音“交”），在坚守了大半个学期后终于活成了“有恃无恐”型。

于是，某个小周末，林先生和秦芄玩了一下午的成语接龙以及其他各种文字游戏，情绪之欢乐，直击被两个同桌晾在一边被迫学习的我。

我在两人桌前驻足了数分钟，斟酌了一下成功的概率，没敢打扰元而是真心实意地喊零：“同桌，你看他们……”

“干什么？”零不明所以。

“咱俩玩游戏吧！”我兴高采烈地直入主题。

“不玩。”冷漠如斯。

……挺好。

曾有一节自习课，林先生堂而皇之地下位拿了几张化学听写纸。彼时我正对着数学题发呆，迷茫地看着林先生潇洒自得地从我桌前路过，把听写纸递给等在座位上的秦芄，脸上挂着邀功的笑容，而秦芄也满脸欢快地接过纸，认真地端详着。

欣喜总是很容易感染旁观者，那一瞬，我真的生出了很多羡慕。于是我叹了口气，踌躇着开口：“同桌？”

“嗯？”零抬起头来看向我。

我眼巴巴地盯着那边：“你看啊……唉……”

“怎么了？”零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难得的好脾气。

“没事……”我一脸愁容，但不敢继续说下去了。

零没急着低头学习：“有话就说。”

“也没什么，就是挺羡慕的。”

“羡慕什么？”

“同桌关系和睦啊。”这不是我第一次在零面前念叨了，所以我说得理直气壮。

零被气笑了：“要骂你就直接骂，这么拐弯抹角地干什么？”

“……”如果我说我是想缓和同桌关系你信吗？

### 柒·陌上花开

“过两天就调位。”

——2021年3月1日，来自班主任

写这篇文章之初，本着对零的尊重，我询问了他对称呼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你爹。”他头也不抬道。

我麻木到没脾气地笑了一下，无奈地开口：“能不能正式一点儿？”

“哦，”零终于懒懒地睨我一眼，“你父亲。”

“……”我要的不是这种正式啊喂。

然后零再次开口：“工藤。”

我表情悲壮地“以头抢桌”，绝望道：“不行，太中二了啊……”

“那就江户川。”

“……”我用视死如归的眼神瞪着他，直到他默默地妥协，“那就零吧，数字零。”

我很感激他没让我写阿拉伯数字（想歪了的我可不背这个锅啊）。

两个人因为名字的缘故胶着了几分钟，所以零的物理题没有写完：“不就是个名字吗，耽误我这么长时间。”

每日N怨。

我毫不示弱地怼回去：“是啊，多大点事啊，那你倒是别跟我计较啊。”非把我起的名字换掉，我还有怨气呢。

声音稍大了些，便听到后面小朋友喟然长叹：“什么时候调位啊——”

我低着头在心底附和：“我也想调位……”

旁边零则毫不避讳道：“对，什么时候调位啊——”

……

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思念回乡省亲的夫人吴氏，寄信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小路上繁花盛开，你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归来了。

从2020年10月29日迄今，我和零已同桌了三个多月（刨除寒假），班主任无数次强调要调位，却始终毫无动静。冬去春来，一百多个日夜，欢喜与悲辛交织，时光历尽更迭变迁，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于是当我在电光石火间回忆起这句缠绵的情话时，看着面前清俊的少年，我做出了自己的翻译：

“春天到了，你也该走（gun）了。”

这句话，两人用以共勉。

“我和零……将会是最彻底的‘一别两宽’，这不是我所选择的路，而是两个人一起选择的路，所以，只能这样走下去。此后，再无干系。……也好。”

我和零的故事，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开始，更无所谓结束。于我，分开就是素不相识；而对他说来，我的存在根本和他无关。

故事写完的今天，和零的生日临近，我随口跟他说：“哎，这个算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怎么

样？”

“不怎么样，晦气。”

“晦气也是你的故事啊。”

“……滚。”

所以，一切真的会全部清零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零也在等待这篇文章。

2021/3/8 14:43pm

### 【尾声】

曾在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傍晚，我在回教室的路上笑着跟朋友抱怨零的种种，却被朋友评价：“我觉得你们的相处模式挺好的啊，欢喜冤家……”我顿住脚步，下意识地有点儿反感这个形容，指着连廊下的光景“威胁”道：“你再说一个好点儿的词我就从这跳下去——”并不是恼怒或者生气，而是觉得好笑。

人前势如水火的两个人，竟然会被评价一声“欢喜冤家”，零知道了恐怕要骂的。

文章开篇时我说，“不过是有待磨合罢了”。事实证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习惯，就像一个人见惯了大海就不会再为溪流而惊叹（此处我实在不能冒险说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和零同桌这么久，我其实也习惯了他的各种挑刺和不满。有时候周围的小朋友会

觉得我们吵得太过激烈，终日担惊受怕甚至小心翼翼地劝导过我们。然而我和零反应出奇的一致：“没吵架，谁和他（她）吵架了。”零会一脸轻松地挑眉：“这也叫吵架？”语气里的轻蔑总能让人哑口无言。而我则表情淡漠：“没吵架啊，我只是单方面赌气而已。”如果这算解释的话。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和零其实挺和平的。怎么说，要不是我打不过他，我早就和他翻脸了。

我一直认为，人与人的相处是有一个平衡点的。在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了不少遍日记和手账，然后忽然发现，那三个多月里，我和零很多时候是切在那个点上的。只不过是，太容易被人忽略了而已。

当生命里充满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的时候，那点令人有一瞬分心的岁月静好与心有灵犀，似乎确然不值一提。零不会记得，我也难得想起，但它们，却真真实实存在过。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不能出现任何一句抒情化的话，可真的到了结束时，我反倒懒得避讳什么了。

七千多字，这本身就是最深刻的直抒胸臆。

## 高三生活琐记

2019级19班 刘昕瑶

### 雨

最近老天总是下雨，又不很大，嘀嗒嘀嗒没完没了。我本来还是很喜欢雨天的，尤其是周末的早晨，阴沉沉的天延续我的倦意到很久很久，好像整个世界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安静下来，睡觉。暖暖的被窝，软软的床，茫茫的雨，这一切好像只在家里才有。在高三，在学校，在这样急促的节奏中，雨只让我觉得烦，湿冷的空气像幽灵一团团将我包围，偶尔忘记带伞，披着外套或举着书本向前，溅起的雨水沾湿裤角，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讨厌。

我想人确实是会变的，尤其在不同意境、不同氛围下，我们对雨的态度转变中可以体现，我最喜爱的作家——琦君，曾写过这样两篇文章，

一篇叫作《下雨天，真好》，一篇叫作《下雨天，真不好》。我发现，我变得越来越像她了，也是那样的矛盾。不过，她写文章可不会像我这样东扯西扯，所以她是享誉文坛的大家，而我却只有少得可怜的作文分数。

回归正题，我爱上市一中的雨是什么时候呢？那次要经过天桥去食堂吃晚饭，下着小雨，天桥上人很少，有几个高个子的男孩子稳步走着，不紧不慢，好像象牙塔里翩然走出的诗人，在谈论着我所听不懂的游戏和物理题……我可不像他们，当一滴雨水经过对流层和我也不知道多少千米的距离来到我的头皮上时，内心的怒火噌地一下冒得老高，这怎么行，我可是刚洗了头！于是当机立断，一手遮在头顶，一手

插兜，只看脚下不看前方，唯唯向前冲，所到之处带起一小串水珠，晶莹而渺小，和天桥两侧的灯相映衬，明黄的灯光纯洁不掺杂污渍，在暗蓝的黄昏犹显清冷。我就这样向前跑着，好像自己在戛纳走红地毯，好像自己是身价过亿的女明星，我向同伴大喊着我感觉自己好优雅，她笑我傻，我只当她不懂浪漫。两个人的说笑声，在这清冷而又梦幻的下午显得格外珍贵。

今天级部里开了250天动员大会，班主任给我们读了一封信，很励志，它让我觉得自己越发渺小，让我又深深地敬畏那些追求上进、探索卓越的勇士。信里说，只要你相信自己属于清华，那么你就可以考上清华，信念有时候是很奇妙的。信里讲述的苦尽甘来的学习过程实在让我着迷，我感觉自己又热血沸腾了，这次的火苗，连市一中这所学校里的雨都难以浇灭。

我爱这雨幕下的学校，我爱这一中的雨天。

### 泡脚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活动——泡脚。

这不是高三压力大嘛（其


实没感觉出来），每天都疲惫不堪，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我不想接这份大任。常言道，人各有志，我就想躺平做咸鱼！——sorry，确实走得有点歪了，重来，重回正轨。

总感觉最近自己“行弗乱其所为”了，写作风格在经历了一个瓶颈期后，势如破竹，信马由缰，原谅我吧，现在是周天晚自习第二节课，我今天上午写了两套数学卷子，下午写了一套英语和两套生物，刚才又做了一套历史，我现在浑身不爽，义愤填膺！（再一次sorry，这次真的要回重正轨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手脚冰凉，也许是因为我太激动了，因为我感觉我写得很好，我一直很有自信，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优点。行了，我真的要说说泡脚了，再这样往题外跑下去会被骂的。泡脚这个事，其实还要感谢学校让我们晚放假，我实在太想家了，于是，便想起来用泡脚来慰藉我的“乡愁”。

那是偶然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像往常一样难以入眠，于是便想起在家时和我妈相互依偎着躺在沙发上泡脚的

场景。越想越难受，达到了一个极值点，于是我便当机立断，摸出水卡，取出盆子，开始放水。哗啦哗啦的水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突兀。好在我的舍友睡得比较沉，不用担心吵醒她。接好水后，端到床边，准备开泡。这里我再次庆幸我是下铺，方便多了。轻轻地把手放进滚烫的水中，啊，是熟悉的温度，高温麻痹了我的神经，我试着缓缓躺下，闭上眼，想像自己是一条鱼，正在接受泰式按摩。太舒服了，这种美妙得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感受，让我仿佛在家中柔软的沙发上，旁边妈妈的头发散发出让人安心的香味，我的灵魂得到了洗涤。

水渐渐转温，我用脚拨弄着水，发出空灵的声音，这一刻，我仿佛身处幽林，周围有萤火虫闪着绿光，林中有处静谧的小湖，林间有似有似无的白雾，远处好像有什么在奔跑，我摸黑来到湖边，用脚撩拨着水，是意料之中的清凉。睁开眼，睡在我对面上铺的同学微微打着呼，窗帘没拉严，漏出对面大桥上的光，这一切真是如在梦境。

# 我曾见过真正的动物

2019级24班 刘若涵

我幼时在农村见过许多真正的动物。

那时的农业税还没有取消，姥姥家有一个将近三米的粮仓，鸡就在粮仓顶上的架子上睡觉，一飞就跃上两米多高的架子，高傲地昂着头。如此有个性的鸡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掐架，我小时候就坐在马扎上观赏两只公鸡打架，结果一只鸡被啄下半只鸡冠。我还偷偷见过母鸡打群架，其中最惨的那只头和脖子被啄秃了一大块，凄凄凉凉地过了冬。

鸡多，黄鼠狼却也多，但我倒没怎么听说过黄鼠狼偷过鸡。往往哪家丢鸡了，最后查出来的，是一帮拎着麻醉枪的家伙。记得有一次过年，家里准备杀鸡，姥爷趁着鸡睡觉，一把捞出那只不肯下蛋的母鸡，往脖子上拉了一刀，没想

到拉浅了，没死成，那鸡一气之下跃上三米高的杏树，三四天没下来。姥姥还在担心会不会把黄鼠狼招引来，但几天后，那只鸡死于失血过多，完好无损地从树上跌了下来。但我却是见过黄鼠狼偷鸡蛋的，有一年过冬，姥姥每次去摸蛋，总是发现鸡窝空空如也，虽说冬天鸡蛋下得少，但也不至于没有。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起夜，跨过母鸡下蛋的鸡窝，听到有动静，往里一照，是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油光光的毛像小狗，没等我再细看，它便溜走了。我甚至有点怀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了，那一双圆圆的亮亮的眼睛，怎么也和邪恶反派的角色挂不起钩来。

同样有一身黄毛的是地里的牛。我小时候坐过牛车，那可不是农家乐里的牛车，牛的

背像屋脊，头一俯一仰，鼻子吭哧吭哧，每一步都有嗒嗒声，时不时甩一下头闷哼一声，甩得身上的带子带起一阵灰土扬到脸上。这牛可不是什么好脾气，有一个夏天，姥爷家的牛和三姥爷家的牛拴到了一片林里，结果三姥爷家的牛被顶下来一只角，我们家的牛也受伤不浅，而且还为此上了火，牛的眼睛红肿了起来。姥姥用花椒水给洗了好几天，牛眼睛才好起来。那时的牛拴在地里也不用管它们，它们自己吃草，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个自都有个自的脾气。

那时的路还多是土路，车也不见几辆，傍晚时时看见有一队刺猬有计划一般从小到大排成一列，弓着背，偷偷摸摸地横穿马路。我看不清它们是不是背着果子，我想它们一定

满载而归。有时也会有几条蛇游弋而过，蛇大概是我见过最神秘的动物。小时候姥姥家养蚕，每年秋天蚕开始发黄，变得又矮又胖，不愿动弹，这说明蚕在吐丝了，要把它放在框子上的小方格里，有一年收拾框子时，从木框堆下爬出一条幽青的蛇，通体晶莹，慢悠悠地，有一米多长，小孩手腕那么粗。我倒没害怕，跑去告诉姥爷。姥爷跑过来用铁锨把蛇赶跑，那蛇在地上如水般流走。当晚家里请来了个神婆，看着我念念叨叨了些什么，又摸了摸我的额头。那是一条极漂亮的蛇，我想如果没有人赶跑它，我就会上去摸摸它。当然我也不只这一次见过蛇。小时候，种蔬菜育苗要用高温大棚，要在棚里升起火炉子，还得有人看守，不能让它灭掉，这也是个累活，往往是几家合用一棚。轮到姥爷守炉子，我就跑去玩，总在大棚梁上看见吊着的花蛇，有的如手臂一般粗，没有人赶跑它们，等到打第一声春雷时，它们自己就会爬走，有一次我让姥爷把我举起来，摸了摸那蛇的花纹，凉丝丝的，有点滑，蛇也不动，倒是我害怕了，不知怎地想到蛇变美女食人脑髓的故事，连

忙去拢姥爷的脖子。姥爷把我放到地上，手上那又滑又凉的感觉却怎么也抹不掉，很奇怪，蛇身上是没有黏液的，为什么那么滑又那么凉呢？

那时的我还很小，见过刚生出来的小猪崽，放到一个带白炽灯的大箱子里，一个个粉嫩嫩的，哼哼唧唧的，白炽灯发出的热正好可以保暖；还见过邻居家的狗打架，狗不需要拴链子，每只狗嘴都长长的尖尖的，特别认主，是看家的好手；还有几只神出鬼没的狸花猫，有时能在墙头看见一双发光的眼睛。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被狗咬过两次手指，还被兔子咬破过一次，（现在想来有点后怕，那时没有防疫意识，真是庆幸）那是姥爷逮住的一只野兔子，土灰土灰的，不经逗，脾气大得很，最后被姥爷炖了汤。还有华丽的野鸡，还有抱窝的母鸡——有时看不见小鸡，等走远了，偷偷看，就发现原来小鸡全藏在母鸡的翅膀底下，一只只鱼贯而出。麻雀也不怕人，来抢鸡食，晚上就住在玉米杆和叶子扎成的牛棚顶上……每家每户都会开一个阳沟，不仅用来排水，也用来让动物自由出入。

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蛇、

刺猬和黄鼠狼了。妈妈说蛇是很爱干净的，刺猬也很爱干净；黄鼠狼因为有专门收皮子的商人，被村民杀了很多，这几年也没再看见。再也没见过会飞的鸡，老鼠这几年被药灭得差不多了，但很多猫狗误食之后也死了。狗倒是有人养，不过拴上了绳；猫却没有人养了。有次陪弟弟去农家乐，看见那只带着绢花垂头丧气的牛，不由得心里一阵空落。弟弟却很兴奋见到了真牛，但我觉得，至少这一头，不是真正的牛，诸如看到小学校门口卖的染色小鸡，电视图片上灌食的蛇，和脏兮兮的小猪崽，心里总觉得一阵惆怅。

我幼时所见的种种，我弟弟再没见过；而我爸爸妈妈幼时经历的种种，诸如双冠蛇、堵洞抓地鼠等种种，也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了。

社会在发展，生物的多样性也在变化，与人类亲近的那些动物，正以某种方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又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说不上有什么好，可也说不上有什么不好。可能这就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意思吧。🌀



# 生活拼图

2021级27班 空空

## 【一】看夕阳

那个傍晚，我放下笔，向外面走去。

车格外匆忙，正是回家的时候。微微亮起的街灯，潇潇的树叶，深蓝的天，天上隐约的月，这些平常不过的景色，谁又会去在意呢？人们淹没在喧嚣的鸣笛声里，失焦的眼中满是点点的汽车尾灯，红得耀眼，不规则地移动着。于是，无数游离的灵魂便在这移动的孔隙中彷徨。

我并不讨厌城市里的生活，尽管狭小，仿佛四周的孔都被堵住了，但并不是透不过气来。

我从容地在人海中前进，偶尔抬头，望一眼或许别人未曾注意的风景，然后低下头继续往前走。这样，灰色的生活中便多了一抹色彩。比如说这眼前的夕阳。

生活当然是精彩的啊。不是激情，也不是热血，只是在平淡当中有那么一点浪漫，足矣。浪漫真的无处不在，当你路过一座桥，可否注意到桥下粼粼的涟漪？可否望向远处，看水天一色，说不定还有孤雁留下孤傲的影。

夕阳带来的美好不是长久的——落日隐入云间，那色彩

已然黯淡。不过至少在今天，它留给了这个城市最美的一瞥。短暂的美之所以美，是因为独有心者才会发现。街边高楼的窗光辉依旧，仿佛在回忆方才的美好。我踱步在人行道上，看继续涌动的川流。

车潮渐渐退去，只留空荡的街。偶尔会飞奔过去几点亮光，像落单的鸟。人行道上的花砖被依次亮起的灯照亮，边角反射着晶莹的光，似乎要告诉路过的行人，这一角街道的繁华。钟声响起，悠扬在空中，在空气中点出层层涟漪。

随着路边烧烤摊的吆喝声

渐微，这座城市缓缓睡去。

而在漫漫长夜里，有人酣睡，有人长叹，有人痛哭流涕。

在这座城市里，每天都有多少美好产生，每天又有多少美好被忽略，被无视，被亵渎。有人猛的醒来，有人又沉沉睡去。清醒的人透过一切浑浊，犹如上帝，俯瞰着蛛网般的市井，伸手触摸万般美好。尚未醒来的人，脚踩所有的浪漫，疾呼逃离城市，称不堪忍受这无边的压抑。哪知城市这坚固的房子，有无数通透的窗户。

我迎着无边的黑暗回家。明天早上，这座城市又会重新醒来，美好浪漫如数重现。愿人人尚有暇抬头望一望，或许会发现从未欣赏过的风景。

## 【二】接受结束

人总是不能坦然接受结束。

一本小说也好，一段感情也好，几年时光也好，我们总能欣喜地接受他们开始的模样，却总不忍心读最后一页，说最后一句话，见最后一面。因为读过了就再也没有了，等下一次遇到如此的动心又不知道是何时。只好一步三回头地，反复摩挲最后几页文字，恨不得浸入其中。就像离别之痛总

是在最后一次聚会，最后的那一声再见，原本浅浅的离别之愁愈加浓郁。

曾经沉醉于一个不怎么出名的作者的散文集。等到手下的书页越来越薄，便会下意识地放慢速度，让目光在字里行间多停留一会儿，尽量延后翻到最后一页的时间，因为读完了就没有如此能够打动我的文字了。就像一群人在一起好多年，不管之前日子多么漫长，最后也总是感觉像抓不住仅剩的那一点时光，只能由它默默地从指隙间溜走了。想要放慢行走的速度，好好读一读这几年的记忆，却始终停不下脚步，看一天又一天从睁眼闭眼间溜走，眨眼就到了最后离别的那天。

其实很久以后再回头看，其实结束也不过那么一回事。能够在茫茫人海中度过无数岔道口，然后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但是每个人的眼中总有独属于自己的光，天上不止一颗星星。真到了最后，每个人都要去追寻自己的星，怎么就能抓住不放呢。

离别那晚，我最后一个人走了，离开了这片喧嚣，正如我几年前，轻轻地来到这里。

走过一段黑暗的道路后，我们定会遇到另一片繁华，又有另一群人聚在一起，去书写接下来的时光，然后面临又一个结束。每个人都同我一样，由黑暗中走来，然后因为遇到了彼此，所以亮起点点光明。过去的伤愁别离，也总会由一开始不可触及的荒芜，变成可以说出口的故事。而那些曾经在下一片光明下的人们，大概也在什么地方同另一群人相遇吧。

多年以后，细数往事，或许仍旧会对那片光亮记忆犹新。回首曾经聚在一起的那些人，那些看似遥远的往事，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欣慰。早已失去联系的人们或许天各一方，但是那些过往，被我们带去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将陪伴我们到永远。

这么看，结束也许是可以被坦然接受的吧。或许，这根本不是结束，而是序章。我们带着一路上所有的经历，去面对一群新的人，去构筑一片新的繁华。一夜醒来，仿佛又是几年前那个清晨，一群少年互相道着早安。

## 【三】雨思

依旧是一个阴雨天，窗外

的景致在夏天并不稀奇。不过是雨云拖着厚重的阴影，漂流在苍白的天上，什么时候游移到这边来了，便淅淅沥沥落下几个雨点，打湿了窗台。冰凉的空气于是便从窗户缝里渗透进来，携着少许秋天的味道。

那边的天大概也是同样的景象吧，我想。故乡的天似乎与这里心有灵犀，像就在同一片云下。无论淋漓的雨、滂沱的雨，还是狂怒的风、细软的风，总是在两地同时发生着。哪天，我真的觉得会有那么几颗雨滴，自故乡上空的云里落下，然后砸到我的头顶上。

我爱下雨的天气，爱独自撑伞沿着湖边踱步。听每滴雨落在伞上，看成千上万滴雨落在湖里，波起涟漪，猛烈地震荡着漂泊的心。

这湖，这雨，这阴云，似乎是那么遥远，他们对我也愈加陌生。我像一个鲁莽的入侵者，来到这片土地，然后跟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一起在这雨中徘徊。雨依然不停地下，落在我的伞上，落在这湖边行人的伞上，落在这片云下千千万万人的伞上。而这雨是否能发现，这人群中还有一个我呢？

于是我紧紧握着伞，生怕

什么地方来阵风把伞吹得东倒西歪，然后无情的冷雨便把从高处带来的陌生砸在我的身上，像是无情地讥讽这个外来者。四面八方的雨接踵而至，把我淋得狼狈不堪，像要把我彻底洗净，最终化为一滩浊水，消失在世间。

而后雨却停了。伞多余地被我举着，积存的雨水沿着伞边滑落。阴云游移向西，去打湿另一群人的心畔。

寂静变得浓郁，一切噪声都在慌忙躲藏。太阳并不耀眼，但还是隔着云层照射下来，凸显出行人的阴影。于是我收起伞，对着天空露出苍白的微笑。

太阳是公正的吧。这片土地上，人人都是太阳的子嗣。人们对着太阳朝圣，然后受太阳无限的眷顾。或许，他知道这片土地上混进来一个人，但也会宽恕的吧。现在这个人正站在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场所的正中，望着目力所及之中无数不知道走去哪里的男男女女。



## 村居秋晚

2020级4班 武清

红霞万缕耀西山，  
遍洒重恋百态妍。  
白鹭洲头栖古树，  
归农溪畔洗锄镰。  
炊烟袅袅乡村寂，  
涧水浅浅山野谿。  
何处觅寻幽梦境，  
风光旖旎在园田。

# 一个·小·问题

2020级28班 上司几太

☆  
思想碎片

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对这个大问题的回答，可以简单归纳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人占有。但我想问，大家有没有想过，社会化大生产被取代，或者说，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广大劳动人民变为社会中的少数派呢？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机器便带来了工业革命，现在正值工业4.0时代，AI在简单问题上的处理能力，远超我们想像。而且，AI不仅可复制，培养上也远比训练技工容易：一位浸淫AI深度学习的大学生，求学中用人像资料喂出了一个视觉AI，加入电脑游戏中，轻易匹敌职业选手，——电脑游戏，不比汽修或者是什么流水线更复杂？AI与机械强强联手，可以预见，所有体力劳动者乃至非高难度脑力劳动者，都将面临严峻的，乃至绝对的失业危机。此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化用一下“资产阶级”，大可以称其

为“知产阶级”。

结合现实，大批可怜的无产阶级就倒霉了，机械廉价、高效、不知疲倦，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优解，带来的将是精英团体在社会中的阶级毫无争议的上升——再一次出现了阶级分化，但却不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之上。相反，是无产阶级面临原有历史作用消失的窘境，无形中被边缘化了。

似乎资本主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更重要的是后续。

首先，资本主义是绝对没有扩大“知产阶级”的理由的，反而随着内部竞争与淘汰，会收缩，收缩，再收缩；而无产阶级却在膨胀，政府面临两大选择，抛弃，或赡养。

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抛弃”对应着什么——赛博朋克：庞大的贫民窟，强势的垄断集团，社会混乱，犯罪，歧视，不公正，等等。同时，“知产阶级”也面临被自我淘汰的恐惧，往往会选择资本垄断一样腐败的道路。新的经济危机根因成为社会发展进步与垄断阶

级停滞的矛盾，而这种不良局面，可能比过去更稳固。

而选择赡养无产阶级，似乎要友好了许多，但想想所谓“高福利国家”，甚至是我们探索中犯过的错误。这只是一种温和的缓解手段，而且，根本矛盾不能解决，赡养无产阶级的巨大负担可能会加剧危机。让社会发展更为迟缓。而更为现实的是，政府在两种政策间来回摇摆，最大限度地取中庸之道。

根本性上的解决方法，在于扩大“知产阶级”，也就是发展成果在全体范围中的共享，从而成为发展推动者的理想境界，我认为，这大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有这么做。“技术入股”作为一项大家熟知的激励性政策，既让开发者切实得到回馈，调动其积极性，藉由国家力量将科技应用于生产，也能有计划地让其为社会福祉发挥效用。不过，这也不能称作一个完美的举措，“入股”的回馈始终不

如资本垄断下能带来的利润更多。国家计划较之市场手段，的确有僵化的弊端，而且我国也还面临整体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一大硬伤。

虽然我们仍是面临“思想认识水平极大提高”这一历史性难题，但比起资本主义又要头痛的新根本矛盾，我们的答卷无疑能亮眼很多。面临新的未来，我们除了期待国家能出台更加令人叫好的政策与法规，一切一切还有一个终极前提——好好学习吧少年，不论如何，第一生产力都会成为知识了，而无知，就是被淘汰的大过。

## 别计较太多

2021级34班 高尚

不知是什么让我有感而发，也许是漫步在海滩时呼啸而过的风，又或许是雨后耳边清脆且不绝于缕的蛙鸣声。也许的也许，我仅仅是在给这篇文章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带入罢了。

### 不等待，就现在

“人间的面，吃一碗少一碗；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

人生太短，人们及时行乐；青春更难得，我们只争朝夕。时间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开了加速器，我被迫从小学的清欢里脱离，硬是又被时间推进了初中的大门。转瞬即逝的初中生涯也随着一纸成绩单成为过去，那薄如蝉翼的包含我四年努力的成绩单在高中门前推了我一把。这瞬息万变的社会啊，让我的青春懵懵又懂懂。

就像吕子乔说的：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我曾过度理解了这句话，在我的价值观中，这是在讲“我”是世界的主角，一切都要听我发号施令，一有不顺心的事就感觉被世界抛弃。后来大一些才悟得，世界根本不会抛弃我，因为世界根本没空搭理我。但尽管如此，我认为有一点我自始至终是对的——我是主角，大概率我不会是世界的主导者，但我会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自带主角光环的那种。似乎我是别人故事中的配角，甚至是陌生人戏中的路人甲，可只要回归我的故事，“我”

永远是不会杀青的主角。

风，吹得很急。时间从不待人，只有拼命跑才不会被世界抛弃，就现在，别犹豫。

### 抛硬币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记得因为东坡可爱至极的性格，童年时期最爱背的便是他的诗了。只是孩童时期也停留在死记硬背而已罢了，到现在领悟到苏轼所处意境之深，不得不深深感叹，狠狠羡慕。他看透人间，独身赏景，不用做无谓的选择，真是天大的幸福啊。

选择困难症的专属武器——一枚硬币，小时完全盲目跟随硬币的选择而决断，既不够冷静也不够理智。还是在转瞬即逝的成长旅途中幡然领悟，硬币抛出去，在空中划出完美弧线的一刻心中其实早已有了答案。

渐渐理解到，得到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心里早有的答案。

### 在所难免

“一壶酒、一份爱、一腔

热血都是不易逃的。”

这个时代太快了，快到让我觉得生命也只是一段很短的路，尽管距离不详，尽头不详。

林清玄说：“一壶酒、一份爱、一腔热血都是不易逃的。”

有时我会在想，他错了，在21世纪，这些都寥寥无几，反而显得珍贵许多了。“一壶酒”看似是最容易得到的，各大饭店随处可见的都是酒桌上排满的各形各色的酒瓶，但这真的是林清玄所认为的酒吗，显然这不是。真正的一壶酒不该是人们做生意的工具，更不该是打着幌子的野性的放纵。我想象中的这壶酒应该在“桂林山水”处，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罢，畅饮，痛饮。一壶酒带来的应该是心灵的慰藉，是生活的意境。

一份爱？爱是什么？是每天都有新鲜的玫瑰花吗？一定要亲口说我爱你吗？也许是这些，但绝不止是这些。我觉得爱是，我有故事，恰巧你在林尽水源处有一壶温酒。真正的爱是哪怕有时只是抬头看看山线、海线、地平线，也会心动不止，心就会起伏不已。

一腔热血，仿佛是年轻人的代名词吧。因为他们是少年，所以他们无惧无畏、一腔热血。我想所有人的青春都应该有救世之志与淑世的热情，但这一腔热血你已消耗了多少，又是否能找到一个充电桩恢复元气呢？应该是不能了，所有人都在顶着压力，砥砺前行。在钱为主导的年代，这志向与热情薄如春冰。你曾经向那个女孩许诺过的未来，画的那张烂饼现在肯定也没有实现吧，也对，这也是你青春里无知的“一腔热血”。曾小贤一句无厘头的话：“那个窝瓜不是你要的土豆”反倒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太多太多人了，喜欢的是土豆，付款时得到的窝瓜，心情反而更加愉悦。不为别的，因为窝瓜“贵”，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土豆吧，才会随意就放弃。但我始终觉得趋势是在钱面前，喜欢和适合根本不值一提了，尤其是在这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的确钱来得最真实，同时它也磨平了我们的一腔热血，让我们少了一些少年的光亮。

所以如果此生无复见，我不祝你岁岁平安，我要祝你一壶酒、一份爱、一腔热血在所难免。

## 失败、错误

“也许，我们不能转动世界，但我们纯真的情操不应随世界的黑暗转动。”

很多人都觉得0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其实不然，自从21世纪以来，一切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学生不能输在分数线上；男人不能输在事业线上；就连村姑都不能输在针线上。

这无疑在暗中有只小黑手正在人间卷起一场血雨腥风。一度让我无法在成功的喜悦里徜徉，却在失败的痛处里耿耿于怀，我看不到梨树下飞舞的自由的花，却看见惨景雨凄凉。我有时会陷入自我怀疑，一遍遍将信心打碎又重新拼凑，或许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一次次击垮我，即使溃不成军，也要站起来，继续走，走到灯火通明。

是人就会犯错，家中长辈常这样说。人呢，往往会为了逃避一个错误又去犯更多的错误想做找补，但很多错误无法避免。比如人的惰性，造成时间的荒废，这的确是一个错误。再比如说年轻时爱上一个人，

这是荷尔蒙与多巴胺的共同作用。如果细数，那人生的错误可就太多了，简直数不胜数。但我总在思考，何必呢，要让悔恨埋葬了一个人的人生，比起掩饰、逃来逃去、自我蒙蔽，难道面对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我们一生中会有很多失败与错误，会有过不去的坎，也会有放不下的人，但那都不重要，万事终将和解，一切都会柳暗花明。

我想了又想，如果等不到冰雪消融的那一天，便一把火烧毁冬天，烧成浪漫的、自由的春天。

祝你和我一样，永远不会计较太多。

很多时候，我的文章都是写给考试、征文比赛，但这次我决定治愈自己，如果也可以治愈到你，那我感谢上天给我散发善意的机会。🌙

(指导老师：高明媚)



# 未来与希望同在

2020级25班 盖超越

国庆节假期，我有幸参加了一项志愿活动，与一群出身贫困且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的孩子们在一个户外拓展中心开展活动。接到这份志愿工作，我心里一时出现不少担心。我小学时曾与一位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同学相处过几天。那时，她穿着一件又旧又脏的外套，脸上干到起皮，手十分粗糙，上面还附有污渍。她几乎不与我们交谈，即使我们问她问题，她也是非常迅速地用几句话解决，声音小到几乎听不清，低着头目光从来不直视我们的眼睛，只是有时候会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由于这一段经历，我形成了对像她那样的孩子的刻板印象。我在担心我的衣着装束、讲话的方式会刺痛他们，担心我看向他们的目光会让他们感到不开心。

我就这样在担心中，准备着见到他们时应该与他们聊些什么，目光应该往哪里看才能不让他们感到不适。但当我真

正见到他们时，我发现我多虑了。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干净整洁，虽然从袖口处、衣领处可以看出多次清洗的痕迹。小男孩们跑来跑去，女生们不多时便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在我与他们说话时，他们的目光毫不避讳地投向我，声音清亮，落落大方。这一切超出了我的想象。夸张点来说，假如没有代表志愿者的红马甲与代表贫困学生的蓝马甲，我几乎要分不清两者了。

就在去往集结点的途中，我与两个女生交谈，其中一个正在上九年级，另一个还在上四年级，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她们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也随她们的讲述回想起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其中一人在谈到她的一位同学考试扔橡皮扔到哪个字母代表的面上就写哪个选项的事时，我们都露出了笑容：这就是我们平淡却也有趣的学校生活的实况啊。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想起学生时期考场上做选择题，脑海中总会有那么一位不会做题的同学，无可奈何地选择“玄学”，以期能多少得点分。就在我刚刚与她们熟悉起来后，另一个女生突然把我抱了个满怀。虽然我吓了一大跳，但心中也乐开了花，太好了，她们

没有与我的距离感。

活动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看起来只有一年级的小男生。尽管活动转移了很多地点，做了很多活动，每个人都很累，但每次出发前后，他都会仔细检查他所带的背包，询问照顾他的志愿者下面的活动流程，决定要不要带着背包。“一点东西也不会丢”是照顾他的志愿者给他的评价。这个孩子做事条理，物品整齐，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自理能力可以说超出了他那个年龄段的孩子。

虽然我们看起来差不多，但还是有一点可以清晰地把志愿者与贫困学生分开来：拿着手机在看的几乎都是贫困学生。在中午吃饭时，几个贫困学生为了玩手机还不断地询问WIFI密码。在问起他们空闲时间的娱乐时，大部分人回答看手机，而问他们喜不喜欢看书时，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不喜欢”“不想看”“没意思”。而同行的志愿者则大多没有这种情况。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句话“读书改变命运”。处在困窘情况中的他们如果想改变生活，除了读书这一条宽阔大道，几乎无路可选。畅想一下：在未来，他们会有比现

在好的生活，但更深层的改变，经过我的观察，至少短期内，我未发现。

如果像这样的活动我可以多参加几次，那么我会更好地观察他们的进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但是我也希望能看到他们改变自己生活的决心与行动。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飞奔进入美好的未来。

我期待着，因为我相信，未来与希望同在。

（指导老师：谢鹏娟）

首先想到的并非分析事件本身的对错，而是分析他（她）或他们“说错了哪句话”、“动了谁的蛋糕”。这种现象本身就能反映出如今的网络环境一直存在的巨大问题——由于发言的成本极低而导致的不负责任甚至是被操控的言论横行，其声势之浩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中激愤的人群。正所谓“能夺走我们美好生活的并不只有战争与天灾”，也可能只是网络上的一句评论。就像陈国平所说的“人与人的私心是不同的”，“他们把他们的想法强加于我”。在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的大环境下，恪守“慎独”艰难而无利可图。我想宣泄情绪，没人知道我是谁，那为什么要关照他人情绪？“我认为不对，就是不对”，“我不喜欢，别人也不能好受”，“我需要钱，反正当水军没有成本，为什么不干呢？”只想自身而不顾他人的阴暗情绪和冲动行为，在网络的“假面舞会”里被无限放大，这一点从被称为“灵敏血压调节器”的贴吧老哥的发言中便可窥知一二。每一条这样的发言所代表的不仅是头像后的个人，更是一个群体，乃至某些公司。他们四处开火，无差别攻击，看似声势浩大又坚不可摧，但是一旦处在言论透明的现实世界中，（下接 33 页）

## 怎么看“反诈直播被逼停”

2020级17班 隋竞宇

反诈民警陈国平的直播在最火热的时候戛然而止。互联网上的“牛鬼蛇神”终是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成功为这个反诈直播打上了休止符，而这一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互联网本身是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但如今已成为资本和个人情绪充斥的危险之地。当个人或团体在网络上被攻击时，人们

# 无悔选择 无愧心

山东大学医学博士研究生 刁宏翠

## 作者简介：

刁宏翠，东营市一中 2010 级学生，二月文学社第八届副社长。现为山东大学医学博士研究生。一个非常感性的博一医学生，秉持“文字一直比语言更有温度”的想法观察、记录、感受着生活。



可爱的师弟师妹你们好，很荣幸能用这样的方式和你们聊聊天，如果能给你们一点点帮助，那我也会觉得，“哇，超赞！”

我是医学生，不知道有多少师弟师妹高考志愿会选择学医，这是一个需要持久付出而缓慢回报的“马拉松”式的专业，你会有很多书要背、试要考，哇，想想从小学到高中毕业 12 年，而我的医学生涯本科学加硕士已经 8 年了。在医院经常会有病人跟我们说，“以后我的孩子我也让他学医”，而这时候基本办公室里所有的同学们都会抬起头来说：“别！千万别！”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厚厚的专业书，全部都是重点的内容，深夜背书的走廊，艰

涩的外文文献，复杂难懂的作用机制，难以记忆的作用通路，在回忆的时候，这些都一幕幕闪过，我好像看到当初那个小小女孩一步步走过的路。很难呀，值得吗？之前有人说，如果你感到迷茫，就搬着凳子去当地最大的三甲医院急诊大厅坐一晚，你一定会对生活有新的体会。我在医院见过各种人生百态，病人家属的焦急询问和痛哭流涕，试过所有方法的无奈放弃，家属满满的儿科病房和略显孤单的老年病房，我经历过手足无措，经历过误会指责、对生命的逝去感到悲伤，但也经历过与患者的真心相对，也为每次病人



出院时的健康感到十分幸福。所以，医学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辛苦但成就满满的职业。

现在的你们面前摆的是厚厚的书籍、试卷，每天早起、跑步、背书、做题，一起跨越高考这座大山。可能你们会感到现在的生活十分枯燥、辛苦，或是你在绞尽脑汁都没有找到把成绩提高的办法，但是没有

关系，不着急，慢慢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上好今天的每一节课，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至于未来的路怎样，谁知道呢，现在问心无愧就好了。

进入大学之后，就是我们迈向成人世界的第一步了，这里提前准备好了给师弟师妹们的一点点小建议。第一，从严格的高三到更自由的大学生活，你首先面对的是可以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我的建议是把时间花费在可以提升自己或者取悦自己的活动上，因为大学时间稍纵即逝，青春不能拿来无情挥霍。第二，自我评价永远比别人的评价更重要，全面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发掘深层的自己。对自我的认识是我们做出很多重要人生选择的基础。同时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逐渐认识自己，

形成自我认同。第三，大学阶段是一个绝佳的读书时间，从前因为没时间搁置的书籍可以统统读起来啦。广涉猎，多思考，梁文道说“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理解这个世界有多么复杂”，是成本最低、收获最大的投资。

此时此刻，是我博士阶段刚刚开学的第6天，也是我医学生涯的第9年的开始，我满怀对未来的希冀，也深深的知道无论是已经走过的每一步或是面前这些未知的风景，都是要付出恳切努力才能走过的。回头看过去的路，可能总会有些时刻会让人觉得，“哎呀，我当时要是那么做就好了”，“天哪，当时的我怎么那样啊”，可当我们重来一次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做出像当时一样，那样有一点笨笨的做法，那样有一点偏执的选择，但没关系呀，那也是我呀，正是过去的每一刻才造就了此时此刻



你面前的我，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当下尽全力。我尽全力去做题了，所以即使我理综考得很差也觉得自己每次都在进步；我尽全力去对待朋友了，所以有一天当我们渐行渐远我会遗憾但绝不会后悔；我尽全力过好现在的每一天了，所以在我所期待的未来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可以稳稳地接住。而现在的每一刻，就是你紧紧握在手里的这一刻。

所以我亲爱的素未谋面的小朋友们，抓住现在的这一刻吧，“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我在和你们一起努力。



# 遇见中医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7 级中医学 吴佳林



## 作者简介：

吴佳林，东营市一中 2014 级学生，文学社骨干。现就读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医学路漫漫，学习永不止，懂得生活，不负众望，立志为祖国医学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某个时刻，需要坚守自己的决定，需要一个大声说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选择”的时刻，我想这大概是我选择中医时的真实写照。

受家庭影响，我自幼便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中学期间，经常借助中医穴位疗法和推拿疗法给老师同学和家人们提供帮助。大学时满怀热忱地踏入这个圈子，现已四年有余。初入大学时常感叹，这一代中医，是孤独的、彷徨的、悲壮的。正是对这些在中医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人的敬仰，我才毅然踏入这个圈子，渴望做披荆斩棘、百折不回的勇士。经过一月有余的忙碌，我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路途。徐灵胎在《慎

斋刍言》中说：“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求本远志”的校训，时刻作为我开始任何课程学习的信念。

遇见中医是一种幸福。学习中医，更是一件幸福的事。学习中医，学的就是两个字“智慧”。这智慧包括了我们的人生观及世界观，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这当中包括了我们什么时候做什么、该不该做什么，同时包括了如何很明白地活着，并且没有恐惧，一如《心经》所言“无罣碍故无有恐



怖”。人最终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在离开之前能做什么非常重要。我们坦坦荡荡、明明白白地活着，明白什么时候该做怎样的事，心里犹如一面明镜，一辈子无非学的就是这个，而作为医者，治病只是副产品。假如学习中医只是为了治病，那就真的太狭隘了，或许更重要的是看我们能用什



与全小林院士合影

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方法去面对一切事物。假如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都当做医来做，懂得怎样待人接物，懂得怎样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怎样活着才游刃有余，才是真正的生活。应该说学习中医最终的结果是圆融的智慧，我觉得这才是最基本的意义，而方法就是修成“一团和气”。

中医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专业，为了研究大自然与人体的关系、心理与身体的关系，以便让人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更好地生活，我们还要学点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医易同源，我们可能还要懂一点《易经》。用药如用兵，我们可能还会一点兵法。寒热温凉，升降浮沉，不同性质的中药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功效，再加上遵循一定的规律相互配伍起来组成一个个方剂，就又

有不同的功能了，所以怎样针对不同的患者组方用方，是一个医生能力的最真实体现。

中医学习是非常全面的，大部分中医都是全科医生，无论是内、外、妇、儿，因为中医的思想是相通的，只要掌握了辨证论治的技能，就能以简驭繁了。同时，作为新时代的中医，我们也与现代医学接轨，我们在掌握中医辨证治疗的同时也要学习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内科外科等等，这样我们能更好的做出学术交流。

中医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只要辨证治疗准确，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中医需要灵活掌握针灸和推拿技术，记得有次我伏案看书，由于时间太久，自感腰酸背痛，这时忽然想到自己带了针灸针，于是找了几个穴位，给自己扎了几针，下针的那一刻，瞬间舒缓，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中医不仅擅长治疗一些慢性病，对于一些急性病，比如中风、昏厥等中医治疗也是非常快、非常好的。

中医专业是一个很有趣的专业，为了认识中药，我们可能会去山上或药园识药、采药。学了中医还可以自制中药美容面膜、中药香囊、中药枕头；做药丸，制药散，熬药膏……真是不亦乐乎。

当你学了中医，就会懂得喜怒悲思恐太过、饮食不节都会伤身，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非常注意情绪都相对平和、饮食相对更健康，慢慢养成习惯。再加上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养生功法、养生药膳、药茶等，因为有这些加持，很多中医看起来都非常年轻，大多数都十分长寿，这便是中医历久弥新的秘密。

悠悠岁月，热忱永不退却。愿中医莘莘学子，用诚恳来寻找自身的弱点，用结果来争取自身的发展与壮大，以此重续华夏民族之魂，在这世上，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



日常抄方学习

（上接 28 页）他们一下子就没有了那浩荡的声威。制造声势、引导舆论，美其名曰“网络的匿名性是对我们仗义执言的保护”，名为保护，实则包庇。

面对这样的言论，我们能做的只有恪守“慎独”，保持理性，毕竟这些言论就如同典礼上的傩舞，看似扮鬼，实则酬神，谁知道那面具底下藏着什么呀？那些网络上的评论者们不在乎自己怎样破坏了网络环境，不明白自己说的话、写的字意味着什么，也不关心屏幕的那一侧坐着与自己相同的人类，只是聚集在一起大吵大闹，像极了动物园中成群结队的猴。话说他们也许真的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后果，毕竟语言是人脑才有的高级功能，想在“花果山高级会议”上实现这一功能，还是太难为他们了。



## 医生的平凡与伟大

2020 级 17 班 隋竞宇

五千年前，神农氏为救百姓于疾患尝遍百草；两千年前，张仲景为抗中原疫病著《伤寒

杂病论》；五百年前，李时珍为再造救世良方修《本草纲目》。医者，向来是与死神交锋的光荣职业。如今新冠肺炎本土再起，医生们又一次站在了抗疫的第一线，尽管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他们仍然严阵以待，丝毫不敢松懈。

有人用“劝人学医，天打雷劈”来戏称学医之难。八年学医打基础，十年助理才起步，加班加到快“上路”，也不全是夸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让医生这个群体又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而上一次还是在医闹事件中。医生作为生命的守护者，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们踏万水千山，穿风霜雨雪，寒来暑往，只为在最黑暗的时刻守一盏孤灯。每当有难以抵抗的力量要带走这世间的生命，总有那么几个与这些生命无甚区别的灵站起来拉住他（她），在他（她）耳边喊：“睁开眼睛，你还活着！”是的，医生与我们在死神面前并无区别。他们不是上天派来拯救人间的神明，不是化身为人的天使，只是直面灾厄与死亡的平凡人，只是用普通人可以拥有的能力，去面对神明都无法解决的难题。看似力量单薄弱小，但正

因为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在面对自然感到深深的无力时，也明白了一句话：直面天灾，我们并非无计可施。

在与死神对抗的同时，医生们甚至还要提防被守护者的利箭。一个医生，救一百个人，是好医生；救一千个人，是专家，是学者；救一百万个人，是“佛祖在世”，是“天上的神仙”。但是，总会有生命难以挽回，于是医生们就成为了一些人情绪发泄的对象。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还可能受到被守护者的无端攻击，此种现象，值得思考。

但医生行业中也并非全是高尚者，这从人工关节的降价中便可窥知一二。80% 的降价，触目惊心！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后还有多少医疗资源被用来与死神交易，向生命出价。

“为医者，必医术精湛。医道，乃至精至微之事。为医者，必道德高尚。大医精诚，乃立家持身之本。为医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无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如此可做苍生大医。”（引自《典籍里的中国》）与立志学医者，借此话共勉。

（指导老师：马素芳）

# 三维空间

2020级24班 小沉



思想碎片

在这个二维平面内，我们谁都不是立体的人。

——题记

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虽然我们处在三维空间里，但却常常被困于一种二维认知中。就好比几个数字就可以代表你的成绩，几个形容词就可以描述你的性格，一张奖状就是你的荣誉，一纸简历就可以概述你的半生，几句闲语就可以定义事物美丑是非，影响你对世界的认知……

这个由人类构成的社会像是一张无穷大的白板，一个个人类被打平到二维，印在白纸上，钉到白板上，在这个看似三维的世界里，你我实际上都不过是一张白纸，一个平面，无论这个白纸上印着怎样的你我，都不会有人在意的。因为二维只有平面，你我只能在那些“成绩好”“脾气坏”“美”“丑”“内向”“外向”“中规中矩”“追求自由”等等词语间游走，而逃不出这个平面。其实我们是根本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一个人的，任何词语都只能是无限接近，最终都是词不达意。因为，“人”本身就是立体的。只有在作为一个立体的人

的时候，每个人才会突破这个纬度，显示出你这个人突出的地方。词语何其单薄，只当以人为镜，路过他们透明的立体身躯，才能照出三维的你。

但问题在于社会这个白板，它就是一张二维平面。

教育需要你板上那张纸，社会需要你板上那张纸，至于你究竟是怎样的，谁会在意呢？没人会觉得二维是多么片面的认知，没人会去怀疑什么，没人敢站出来挑战他所处的空间。因为身边的一切从来就如此。可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般：“从来如此，便对吗？”世界原本不是这样的，世界没有它原本的模样。一切都在于创造，而创造本就应该是多维的。

生活被刻板化，机械化，三点一线每日往复的生活，平面，还是平面。每每想到这些都一身战栗。这是险滩，而人们涉水而过，仍觉天地至美。从来就是如此，像是一场布置好的戏，像是话本里写烂的俗套故事，妄图跳出这情节的，数次碰壁，来来回回，循环往复，走不出一张平面的书页，也未曾有新的天地。

你总是太过习惯于这个世界，所以失去了重新质疑、审视

它的勇气。不破不立，必须要打破这个纬度，才能见天地——每个具有颠覆性的理念都不为它所处的时代或是维度所接受。

滔滔世间潮，二维空间，你不能改，心却要如贯山岳，胸怀三维，不动不倒。那些人们自己定义给自己的“规则”“好坏”“美丑”“成绩”“称号”“荣誉”，就像人类自我命题的游戏文章，虚假幼稚。打破和逃离将会是你的一场剧变，一场重塑，一场新生，一场颠覆。去看看这个三维空间里所有的一切，一花一木，至少都是真实立体的存在。去看看你自己，真正的认识一个立体的你，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触觉有特点的那样一个你。从平面上跳下来，从书页中走出来，哪怕身下是深渊万丈，哪怕书外是虚无，是空洞。

信仰你真正信仰的，期许你真正期许的。“拼却富丽的粉身，以报昂扬的碎骨。”

有人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走了多远的路。人生的意义从来不是你沿着直线在二维平面上走了多远的路，而是你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三维空间里看了多少属于你自己的风景，认识了怎样的立体的你。

**作者简介：**二木生，实名赵宇昊，2019级10班学生，热爱文学的理工男，喜爱小说、古诗，稍涉散文与新诗。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成为的人。

**写作感悟：**文字作为表情达意的媒介，应该担起承载情感的作用，只有表达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一畅胸中浩然气”，方能作出符合自己特色与本心的文章。也许效果并不如预料的那般好，但只要坚持，总会有所增益。“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最后达到理想中的境界。

# 白塔

2019级10班 二木生

费力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周围白茫茫一片。

“你醒了？”一道平和儒雅的声音从身旁响起，我打了一个寒战。醒？我猛晃了一下头，努力将眼睛睁大，映入眼帘的是一间病房，素雅而又宁静，我正躺在其中唯一的一张病床上，一旁静坐着一个男人，身着医院的白大褂。

强大的记忆力让我瞬间记起了前因后果。

“学生。嗯，又是白塔。”他平静地看向我，声音依旧平和，却带上了几分戏谑，“作为一名调查医生，嗯，恰逢你苏醒，可否和我讲一下你昏迷

前的事儿？”

“你……对每个人都这么说吗？”已恢复清醒的我愣了几秒，随即看向他的眼睛，声音有些干涩。“本职工作，”他朝我扬起了手中的表格，“收集信息，调查此次大规模昏迷的原因。”没等我接话，他又自顾自说道，“原因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不是吗？”

“真巧，医生。”我回答了他，“高血压是亚健康人群的高发病。”“我知道，我知道。”他忽然笑了，从褂子口袋中取出一张皱皱的纸，展平给我看了看。

是“白塔”计划的通知单。

单子上象征智慧的霍伊尔白塔仍旧是那样熟悉。

“长夜下的光明与希望，对吗？”他指着纸上白塔的图片，笑着问道。“只是智慧与知识，请遵循它的本意。”我答道，脸上不带一丝表情。他的笑容更甚几分，“提升记忆力，向大脑中灌输知识，对你……们。我不认为我说的不对。”

“随你。读单子没有意义。”我把头扭向一旁，不想理会面前这个让我有几分讨厌的男人。“嗯，都背过了。”他将单子随手放在床头柜上，“国家供应，全民免费提供，还有

那些吹嘘的废话。”

我感到有些烦躁，执拗地扭着头，不去看他。

“可以配合一下工作吗？”他的声音传来，在看不到他时，他的声音又恢复到了先前那般的儒雅平和，“只有十七岁的小病号？”

我怔了一下。

“如果仅是配合工作的话，乐意之至。”我终于扭过头来，“调查吧，医生。”“感谢您的配合。”他平静地说道。

我又一次正视这个男人，直面他平静深邃的眼眸。

“我想你应该需要一些特殊的经历。在灌输记忆时，我得知了一个秘密，是关于‘白塔’的。”我嘴角勾起一丝笑意，“无非就是记忆容量的有限曲线。”他耸了耸肩，“白塔可以无穷高，但也要有相应的地基。另外，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塔要一层一层盖。”

我眉毛扬起，看着他，“尽管你这般说，但你自己却心急了。”“我只是需要一个原因。”“你知道的。”我说道。“可总要有个解释。”他抬手指了指头顶上的天花板，“一个共性的正常原因。我可不是什么创造者。”

我感到有些冷，但并未作

声，而他顺手把空调关上了，“巧了，我也有些冷。”他看向我，“希望这样会让你舒服一点。可以继续说了吗？关于……你的特殊经历？”

“当天夜里，我闲来无聊，登陆学生论坛，讨论‘白塔’的作用与前景。”我停住，看了他一眼，目光相对，他微微一笑，“其中对‘白塔’本质的探寻让我大为赞叹。”

“怎讲？”

“你知道的，”我的目光紧锁着他的脸，试图找到任何表情波动，但我失败了——除了茫然我一无所获。“我确实不知道。”他说到，“‘白塔’的本质似乎并不是共性的原因。”

“我只是想知道你都知道些什么。”我冲他眨了眨眼，“如果产生了什么不便，请允许我向您致歉。”

“而后呢？”他的声音又传来。我不想再说了，在这样的人物面前，我是应该谨慎的，“无法详言，琐事而已。”

他滞了一下。“这是你的自由，你倒当真有趣。”他将表格收起，随即笑道，“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那天，现在的你有什么感想吗？”

“有点傻，那么简单的事

都看不出来，你前面那句话说得不对，白塔不会无穷高，因为它高了，地面也会随之上升，最后你会发现一切都没变，塔还是那么清晰，地也如以往一般结实。”

“你看得很透彻，变化也很大。我想如果你现在才得知考试等东西难度压力大幅提高，你应该不会再昏倒了——我知道是高血压。”他轻抿双唇，似笑非笑。

“无谓的假设，原因总比方法好找。”我瞥了他一眼，“再见。”

他起身向门外走，但走了几步就停下来，转身面向我，“想知道你改变的原因吗？”他的声音很轻，我伸出手将椅子上的通知单拿过来，轻声读到：“白塔计划主持者，林郡。”

“和你这种人讲话就是费劲。”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带上了笑容，“还用再见吗？”

“我的原则没有变。”我重新挂上冷淡的面容。“很好，我果然没白来。”他重新在床边坐下。

“‘白塔’计划的初衷是通过人类这么久以来的智慧知识积累，提高人类群体智慧水平。把塔建高，让其成为闪着光照射前路的灯塔。”

“这是初衷。”我淡淡说道，微合双眼。“是的，智力提升的只有你一人，并且——还在持续提升。”他的声音再一次变得儒雅而平和。

“所以，你想得到什么？”我问道，内心有些触动。“你。”他缓缓说道，“我想邀请你加入‘白塔’计划。”

“只有一个实验品的实验未免太过无趣。”“不不不，事实上你想多了。”依旧是和缓的话语，“白塔并不契合传统，就像你所说的，土地会随着升高，我们要做的是提升能力扎根启智。”

“不错，但确与我无关。”我耸耸肩，“我认为你路已经偏了，白塔不是灯塔，它就是白塔。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

房间里陷入了沉默，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锐利而又坚定。

“我有方法的。”他轻轻说道，“请便。”我看向窗外，天大亮着，映着素雅的房间内温暖一片。“就这样。”他深深看了我一眼，起身欲要离开。

我没有挽留他。他走到门口，突然回头看向我，“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人也可成为‘白塔’。”闻言，我抬起头，死

盯住他。

“对你的现状，我很满意。”他并未在意我的目光，转身离开房间，“起码你现在再看到那令人赞叹的话时，不会一边大骂晦气一边打翻水杯了。”

门关上了，门面带起的微风吹落了床边的通知单。白塔落在阳光里。

## 致林生

——一封不会寄出的信

2019级10班 二木生

希：

见字如晤。今日偶然起兴，看向窗外，我才发现秋日已至。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三年前的秋天，一样寒凉的秋风，一样高邈的云彩，甚至连树叶上沾染的金黄都几乎一般无二。三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转学去了其他城市，如今三年过去，想必你也应该和我一样正在备战高考吧。

总感觉书面语过于疏离冷淡，可当我看过我这三年写过的文字，却发现连用这疏离之语表达遗憾都未曾有过。那么我便来回忆一下过去，弥补一下这三年来的一抹空白。

江南水乡，苏杭胜景，两个同乡的人于异乡相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还记得你外向、阳光开朗，我却有些怯懦，和我现在的性格近乎迥然相反。现在想来，我能和你成为朋友，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仅仅聊了几句天，你便和我互换了联系方式，后来你写文章记录我们的友谊时，也曾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快就成为了朋友。当时我说，因为你看上去很有内涵。而这几年过去，纵览我们友谊的全过程，我现在却觉得应当是你阳光开朗的性格使然。

所以现在想起，有些怀念那种氛围，怀念那种互相用自己最正面的一面鼓励对方，用对方最优势的一面赞扬对方的聊天环境。兴许每对好朋友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从初识时的互相鼓励、支持，到熟悉后的无话不谈，再到引为挚友后的打闹吐槽。这几个阶段应该都是同等重要的，有的美好，有的愉悦，有的真实，却同是

作为好朋友所必要的元素。

并且有一点，引为挚友的过程也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你喜欢写作。现在的我也同样喜欢。我使用了一个笔名。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简单到仅仅是把你的笔名“林生”二字拆开，自然是和你有关系的，是为了纪念将我带入文学路的你。我一直认为，任何写文章的人，起初都被某篇文章吸引过。你给我看的那篇《夏荷》，我记忆犹新。到后来啊，教我写文章与帮我修改文章的也是你。我引你为知己，开始读你喜欢我却不大喜欢的散文，你也学着写我喜欢的小说。呵，这倒确实印证了“相互影响”四个字。那些你推荐的毕淑敏、龙应台乃至周国平、冯骥才几位大家的作品，也对我影响颇深。

唯一遗憾的应该是我你预计的文采提升，到今日都并不明显。

也许以文会友真的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对坐长亭，或抚琴，或执棋，或吟诵诗篇，静听风雪，唯美而隽永。学生时代自然是难以达到上述境界，但也自成一番韵味。简单的互换读后感，闲暇时写的文章评论，都可以作为以文会友

的美好记忆。

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在高中期间同样通过文字结识了许多朋友。以文会友是快乐的，这是你引我为挚友后赠我的礼物，带领我一路前行，使那段记忆始终温暖。时至今日，我还在坚持赋姓“林”，你最常用的姓氏。

今天看着窗外的秋景，我发现尽可将我们从认识到现在的时光概括为几个春秋：从秋见春识，到秋知春熟，再后秋离春浅，最后秋断春销。

三年前的那个暑假，我得知了你要转学的消息。遗憾是难免的，但扪心而言，祝愿自然要更多一点。学习压力的增加，使得我们交流的频率越来越低，到最后一场意外，音信全无，竟然隐隐满足了渐变的趋势。

我想你应当猜不到，两年前的不告而别源于一场意外，我丢失了你的新联系方式，我曾尝试联系旧方式，但以失败告终。等待你的联系也久待不至。恰似窗外缓缓滑落树梢的落叶，渐渐萧瑟，渐渐枯黄，落入土地，消失无觅。

大致是有些追悔有些遗憾，又有些怀念的。龙应台说，真正的朋友是相处时相看相厌，

分开时依依相惜。这话说得挺透彻。料想你之今日，也正为了目标而奋斗。吟赏金陵晚霞，我还记得。或许我们的友谊还有机会再续，又或许最终变为人生中短暂的一段插曲，我不清楚，所以这是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或许，我还可以再添一个春秋：秋念春思。一年前的秋天，彼时的我正在学写诗，人生中第一首七律就伴着我们的友谊被书写。笔法青涩，用词不当，这似乎是一篇一无是处的练习稿。历经一年的音讯断绝，我也终于认识到了，三年前的分别意味着什么，于是有感而发，当时并无特殊的分别，也随之染上愁绪。

源河风雨寄苍茫，  
低首拂衣过树桑。  
薄雾齐拘心欲冷，  
绵云并染意微凉。  
道中寂寂寒襟舞，  
林上凄凄木叶藏。  
对面无言强作笑，  
千思万绪化秋光。

寄托了记忆，才显得格外沉重。

纸短，情长。

宇

2021年9月29日

# 科后

2019级10班 二木生

学生学习，考试是无可避免的大事，数逢考试，自然成绩有好有坏，产生的情绪也或喜或悲。现从个人拙作中取不同年代的科后词三首，虽粗浅少文，亦足以反映心绪。

## 西江月·科后晚步

鳧月鸿鹄意已，阴云杜宇情抒。  
秋风摇曳古藤枯，雾里萧萧日暮。  
怅惘辞离案笔，彷徨伫立郊途。  
飘忽又遇柯亭竹，乍闻广陵四处。

## 菩萨蛮·科后赏花

絮飞花展风拂浅，光舒冰暖波澄澈。  
陌上雪初融，闲春踏碧空。  
晚来花径扰，赤锦林间道。  
静影点枝横，黄鹂三两声。

## 永遇乐·科后湖畔述怀

晚步亭湖，喧嚣声寂，天高风肃。  
似曾相识，旧时风景，寻常楼台处。  
春花秋月，浮沉三载，难忘多少朝暮！  
到头来，未酬壮志，却道只余愁苦。

今昔应见，晴空将夜，逝者如斯不复。  
渐上华灯，夕阳西向，雁塔迢迢路。  
且当回首，案牍笔墨，不致年华多误。  
未闻那，芬芳盛夏，花团锦簇。

高一年级的同学们学习新诗单元后，不少同学写出了令人惊喜的诗作。这里刊登李姝老师推荐的几首诗歌。也希望更多的同学爱诗、写诗，在诗歌天地发现更好的世界，成为更好的自己。

## 我是秋

2021级25班 胡敬媛

我是秋，  
孑然屹立在黄昏浸染的风中。  
你可知我曾定义的萧瑟，  
不是我的品格。

我是秋，  
落叶不是我的悲哀，  
因为我承载着无数人丰收的希望。  
奉献果实，  
是土地赐予我的荣耀。

我是秋，  
飘零不会使我彷徨，  
因为我肩负着迎接冰雪的使命。  
寒霜烈风，  
是我必须接受的挑战。

我是秋，  
夕阳不能使我沉迷，  
我的心已被枫叶晕红了的山丘。  
那刚毅的红色，  
是祖国赋予我的——  
光荣的象征。

(指导老师：李姝)

## 春日旅途

2021级26班 李嘉鸿

我曾与春天一同纵足奔跑，  
奔向浩瀚大海中的未名岛，  
在那里，激荡翻卷的白浪狂热地亲吻礁石，  
将它打磨成无所拘束的太阳的模样。  
我将热烈肆意的日光洒向静寂的沙滩，  
每一颗顽固的沙粒都融化成金芒的无尽沸腾的海洋；  
我将明艳张扬的花香吹向荒芜的原野，  
吹艳一地繁花，吹红一树樱桃，  
饱满丰硕的果实溢出如蜜蜂般飞舞的轻盈甜香。  
自由的風的孩子呀遍地舞蹈，  
沉闷的山谷在我胸膛中砰砰地跳。

“请同我一起私奔吧。”  
曾囚于笼的无名白鸟啼出咏叹调。  
我乘着白鸟扶摇而上，  
飞到香格里拉——世界的天涯海角。  
在那里，风也追不到我们的踪影，  
四处弥漫着暖湿腥甜的泥土香。  
芬芳的自由将我击碎，  
长满遍野坚韧的鼠尾草，  
我的碎片化作星云远航，  
世界在口袋中珍藏。

(指导老师：李姝)



## 攀登的人

2021级26班 孙知勛

在那险峻的高山上，  
孤独的人在攀登，  
不断地攀登，  
攀登。

死寂的黑暗在身旁凝固，  
孤独的人在坚定地攀登。  
指引他的  
是山顶的一丝微弱的光，  
于黑暗的侵蚀中不屈地闪耀。

没有前人开辟的路，  
孤独的人在顽强地攀登。

砾石刺破了他的手，  
豺狼撕裂了他的腿。

攀登的人大声呐喊，  
刺破混沌的梦。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攀登。  
豺狼的进攻被团结抵御，  
崭新的山路用意志淬炼。

崭新的山路用意志淬炼。

攀登的人们登上了山顶，  
微弱的光已然化作金乌。

攀登的人们高举光芒，  
照亮世间；  
惊恐的野兽慌不择路，  
滚落山涧。

欢呼的人们驻足休息，  
唯有最初的攀登者  
孤身挺立。

目光坚定，  
投向前方。  
因为前方还有更高的山，  
等待着他攀登，  
攀登。

(指导老师：李姝)

## 新生

2021级26班 孙知勛

阴森压抑的木屋，  
火星在角落中诞生，  
沿着每一处罅隙蔓延。  
矛盾——冲突——爆裂！

熊熊的火焰怒吼奔腾，  
腐朽的房梁狰狞扭曲，  
虫蛀的墙壁尖叫着倒塌。  
吞噬——燃烧——毁灭！

叶片迎接初春的光照，  
幼苗从土壤中探出头脑，  
于毁灭的灰烬中茁壮成长。  
蓄势——绽放——新生！

(指导老师：李姝)

# 治愈

2019级10班 尚兴宸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加缪

☆  
小说榜

“欢迎光临，先生这边请。”凌乱的思绪被迎宾小姐的声音打断，他仿佛刚从睡梦中惊醒，抬眸看去，迎宾小姐的脸上挂着熟练而灿烂的笑容，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他微微点头示意，默默走向她手所指向的地方。

店中的角落，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品着杯中的咖啡，看见他来，眉目中看不出喜色与悲哀。“进展如何？”崇缓缓开口，手中的咖啡杯放回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而后便消失。他摇了摇头，似乎在否认，又像是在竭力让自己保持清醒。“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闻言，他抬起头，却发现崇已经消失不见。

店外的阳光比屋内的灯光灿烂，他眯了眯眼睛，努力让自己适应这崭新的环境。“有人站在楼上！快看！”不远处

行人的惊呼像一声春雷，斩碎了所有午后的美好。记忆如潮般涌来，他的双腿微微颤抖，冰冷从指尖盘旋而上，不顾道路两旁行人的侧目，他疯了似的冲向那栋楼。这一次，必须成功！

电梯维修的狰狞字样再次浮现在眼前，他顾不上懊恼这时机，奔向昏暗的楼梯间。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少有如此剧烈运动的双腿早已不堪重负，他咬紧了打颤的牙关，手指因用力握紧扶手而泛白，他不能停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用尽全部气力，他踏过最后一级台阶，刺目的阳光纷纷洒洒，却在这天台之上洒下空旷，哪里有什么白衣女孩，只有一只白猫，优雅地坐在天台的边缘上。看着空荡的天台，积攒了许久的绝望与疲倦如潮

水一般涌来，他双腿疲软地瘫坐在地上。他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痛苦和愤怒，一句句“为什么”声音逐渐提高，到最后逐渐变成了嘶吼，喉咙中的灼痛感迫使他暂时低语，但他仍旧不甘心。“因为本来就没有人能够重新来过，你还不明白吗？”崇从门后走了出来，浅浅的光勾勒出他的模样，却镀上了一层有几分冰冷的膜。“你到底想要救谁？是那个白衣女孩，还是每日生活在愧疚中的你？”负疚感伴随着崇的话语如毒蛇般紧紧缠绕着他，明朗的阳光刹那间变得灰暗，空气也稀薄得难以呼吸。

那白猫不知何时已经轻轻跃下，温柔地舔了舔他的手，他看向那白猫，灵动的双眸中倒映出那白衣女孩的模样。他闭上眼睛，又是一片黑暗。

“您的VR体验已结束，

是否重新加载？”

虚拟的世界散去，眼前屏幕上的字样将他拉回了现实，目光扫过那重选了不知多少次的重新加载，这一次，他选择了取消。或许，应该结束这一切了。摘下VR眼镜，躺在桌子上的是一份泛黄的报纸，标题尤为醒目“白衣女孩坠楼身亡：这世间我们能否重新来过”。看来是不能了，他叹了口气。“先生，有人找您。”门外的轻语中断了他的失落。

会客室里，一个熟悉的面孔如期而至，一只毛色纯白的猫在来人手中轻轻伸了个懒腰，看见他来，崇笑了笑，缓缓开口：“你想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吗？”他摇了摇头，望向那双含笑的眼睛，他又想起了那天，在他抓住女孩的手的前一刻，女孩问的那句“这世间能否重新来过”，他愣住了，没能抢在死神前面抓住她的手。或许，我们本就不能重新来过。“相比回到过去，我更想去未来看看。”他看向身旁的落地窗，午后的阳光仍旧灿烂。

白猫轻轻叫了几声，他看向它，你也明白了吗，小家伙？他露出了那天之后的第一个微笑。

编者按：

在审读过程中，校刊编辑们对这篇作品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是一篇给幼龄儿童看的童话，另一种认为这是一篇有一定蕴意的寓言小说。我们知道，文本的解读具有多元性，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我们将这篇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作品多元化解读的思考。

## 雨降之时的色彩

2020级26班 辰曜

少女能比其他人看到更多的东西。

尽管其他人并没有发现这一事实，但少女眼中的世界比他们眼中的世界的确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她能见到大树流眼泪。每当她见到树流泪时，她都会走过去，拍一拍树干，仿佛在说：别伤心了，有我在呢。

她还能看透人们真实的表情。比如每当她去安慰大树时，身边的同学就会露出尴尬的微笑来掩饰，可她能看到他们笑脸下的嫌弃。当她极力向姑姑证明雨可以冲掉城市的颜色

时，姑姑和一旁的父亲都冲她和善地笑着，但她能看出他们正在担忧她的脑子出了问题。每一张迎着阳光的笑脸背后都是厌烦、冷漠、不屑、嘲弄、阴阳怪气，晴天下的世界就像被涂上了厚厚一层滑腻的油彩，来遮掩住灰素的底布。因此少女不喜欢晴天，也不喜欢摆出笑脸。不过，少女不怪那些人，毕竟她已经十六岁了，她的世界却还像个孩子，单纯善良得和世界格格不入。

但是，少女真的能看到雨冲掉城市的色彩。

又是一场大暴雨，少女趴

在窗户上观望着林立的钢铁高楼。在铺天盖地的雨幕中，那些耸立的大厦所披的绚彩外衣仿佛全都融化了，湿淋淋地像脱去紧身衣般往下褪去，露出灰暗而僵硬的肩膀。那些设计师绞尽脑汁搭配出的五彩缤纷，都顺着外墙的沟壑汇成向着地面的小溪；那些工匠一刷一刷涂上去的绚丽多彩，就顺着他们的笔触涓涓地向下流去。淌到地面上的色彩仿佛被大地吸收了一般，没有在白色石砖上留下一点痕迹。不只是一幢楼、几幢楼这样，整座城市都被淋得灰蒙蒙的。少女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所有的建筑一层一层灰暗下去，最后从头到脚一丝不挂。她认为，这是被钢筋水泥禁锢住的色彩借由雨的帮助逃出来了。

不仅是楼房，行人的颜色也会被冲刷下去。没打伞的人全身粗糙而灰暗，哪怕他们穿的是文质彬彬的西装或搭配考究的长裙，在雨中都像个素体木偶。这些人漫无目的而又毫无生气地跑动着。然而就算是打了伞，也只能勉强保住上半身的色彩，趟过水的鞋子和裤脚都彻底掉色，变为铅灰，沉重而无力地拖沓着。少女在雨天出行一定要打伞，她可不想

让自己变成光秃秃的灰色，尽管“灰色”是人们常常拿来形容她的词。有一回父亲冒雨回家身上就全掉色了，真是可怕。少女一个劲地嘱咐父亲下次一定要打伞，全然不顾父亲已经写在脸上的奇怪表情。

这当然是因为，这些雨中的奇景只有少女能看得到，而且太阳一出来，所有的色彩也都贴到墙皮上，回到人们身上，宛如无事发生。

然而更神奇的是，在雨幕笼罩世界，城市的颜色全部掉光时，渗入地下的色彩会升华上来，凝聚成一个个彩色小人。它们在地面上欢快地跑跑跳跳，与周围的沉闷灰暗形成鲜明对比。同样，这些彩色小人也只有少女看得到。少女每次都打上伞，悄悄地下楼去找小人玩，这次也不例外。在晴天没有人愿意和少女玩，他们都不相信有什么彩色小人，有几个人还劝少女去看医生，少女一直固执地摇头。可雨天就不一样了，她身边有她的彩色小人朋友。彩色小人见到她，立刻把她围在中间，亲切而友好地同她说话，用它们温暖的彩色手掌将少女纤细的手包在里面。少女很喜欢彩色小人，因为她在它们的笑容下面看不到

其他任何表情，它们对少女的友善没有半点虚假。少女愉快地和彩色小人一起玩闹，一反平日的内向缄默。

“你笑起来真好看啊。”彩色小人第一次见到少女时，其中的一个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我的笑容永远留给你们。”少女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回答。

少女和彩色小人从没有固定的游玩路线，这次他们在如墨的乌云下穿过灰蒙蒙的无人街道，来到了一个颜色掉光的观景台上。因为暴雨，顶层露台上空无一人，只有漫天雨滴造访灰色的栏杆。

密密的雨点打在少女的伞上，少女眺望着灰色的楼丛。彩色小人们无忧无虑地在少女旁边闲逛。彩色小人不需要伞，这曾经使想送给它们一把伞的少女大吃一惊。“你们不会掉色吗？”那时少女问它们。“不会啊，我们就是建筑上和行人身上被雨冲下的那些色彩做成的。”彩色小人说。

少女此时正站在栏杆旁默默想着什么，有几个彩色小人也十分专注地看着思考的少女。

许久，少女突然回过头，问：

“你们知道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彩色小人都跑上前来：“这些什么呀？”

“就是……高楼和行人在雨中会掉色，而你们会带着颜色出现。这太巧了，是你们把色彩拿走了吗？”

“不是哦，我们的颜色是雨带给我们的。”一个彩色小人说。

“是雨！是雨！”其他彩色小人跳着，双手举向落雨的天空。

“是雨赠予你们的礼物吗？”少女好奇地问。

“更恰当地说，应该是‘雨归还我们的东西’。”另一个彩色小人有些神秘地说。

少女想了想，觉得还是另开一个话题为宜。

“为什么只有我能看见这一切？”

“因为只有你明白‘色彩’的含义。”又一个彩色小人挤过来。“他们都不记得‘色彩’的概念了，而只有你还拥有‘色彩’”。

“‘色彩’？我？可……他们一直说我灰暗得很啊，我也和他们合不来。再说，周围的世界在晴天不是缤纷多彩吗？他们怎么会看不到

呢……”少女很不解。

“他们当然看得到，但是已经失去感知的能力了。”彩色小人们说完，见少女仍然一头雾水，就凑在一起商量了一小会儿，最后说：“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过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决定向你解释。”

“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开始都是充满色彩的，只是从外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都把色彩珍藏在心里。那时我们也待在那儿，我们就是因这些色彩而生的。他们也会热情大方地交换彼此的色彩，这时我们感到开心极了。”

“可是后来……文明发展了，人变多了，我们待的地方——人们的心，却越发狭窄了。他们把从前珍藏于心的色彩随意抛弃，筑进水泥墙里，涂在崭新体面的衣服上，抹在永远放不下礼貌微笑的嘴角上。可是，他们的心中却什么也不剩，都被算计、顾虑和冷漠塞满了，我们的色彩被剥夺，容身之处也没有了。于是，我们只身逃了出来，流浪在城市的地下世界。

“幸好，当天降大雨之时，所有的涂饰都会被圣洁的雨水冲洗掉，回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重新拥有了色彩，便可以回

到地面上享受像从前一样最纯真的时光。而内心空空的人们，长久地困于自己制造的虚华中，为色彩的涂饰所蒙蔽。久而久之，在雨天也就看不到所有涂饰下真实的面貌，还有被遗忘的真正的色彩——也就是我们了。只有你还能看透一切，因为只有你还坚定地保存着自己的色彩。

“然而天晴的时候，一切便都会退回原样，我们又藏到地下，色彩又回到建筑和人们身上，太阳继续照耀着浮于脸上的微笑。就是这个样子。”

彩色小人们讲述完毕，望着少女惊讶而清澈的眼睛，牵起了她的手，说：

“所以，趁着天未放晴，让降下的雨冲洗出你真正的色彩吧。”

少女不自觉地走出伞外，倾盆大雨瞬间将她的身影模糊。紧接着，一道明亮的彩色光芒从灰色的钢铁丛林中冲向天空，身着五彩长裙、脸颊红润、面带甜美笑容的少女，和彩色小人们在光辉中深情地拥抱在一起。

（指导老师：王丽欣）

# 流年

2019级10班 雨然

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

## 壹·履素

### 【一】

不知为何，每当看到相貌举止同他相仿的人时，我的心跳都会加快，不自觉地加快——尽管心中有个清醒的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这不是他，他们只是长得比较相像罢了。

记忆中的他，还在北黎。

那时好像还是春天吧，只记得山谷中的桃花都开了，很美。

他当时就站在我的面前，大病初愈，脸上未免带着几分苍白，不过不掩脸上的英气。

微风拂起他的衣摆，白衣飘飘，带着腰间所佩的玉麒麟一起，褪尽了风尘。

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我，任凭漫天飞舞的花瓣落在他的肩上，沾在他的袖上。

“随我一起走吗？我带你出去。”

我低着头，竭力避开他灼热的目光，却又忍不住去瞟他几眼，低声应下，声音细如蚊蝇，但我确定他听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那奇怪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我……我去向阿冥告别……”

“好，明天一早我在这儿等你。”

### 【二】

湛蓝的天空上，云卷，云散。

“姐姐，”小女孩扬起头，好奇地打量着我，“你是从哪来的呀？”

我笑了笑，慢慢蹲下，撩起小女孩额前散落的头发，“我吗？我是从一处很远的地方来的，那里的天很蓝，水也很蓝，周围种满了桃树。”

“那，那里一定很美吧？”小女孩眼中闪着晶莹的光，透过她的眼睛，我仿佛看见了昔日的自己，“那，姐姐你要去哪呢？”

“我吗……我要去南方，那里，有我想要寻觅的东西。”

“姐姐，”小女孩见我起身欲走，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袖，“姐姐你还会回来吗？既然要去南方，能不能为我携一束花……”

“我会回来的，但……”我刚欲拒绝，看着小女孩微微黯淡的双眸，又生生将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我会回来的，等着我吧。”

过不了多久，她应该就忘了吧……毕竟，只是儿时的一位过客……

当时的我如是想。

“拉钩。”

清脆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待我回过神来，眼前只余小女孩俏皮的笑脸和伸向我的那只小手。

### 【三】

“拉钩。”

一只爪子出现在我面前。

“阿冥，这是……什么意思？”我望着面前的小貂，有些不解。

“不会吧……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面前的小貂摆出了一个捂脸的姿势，然后跃上我身旁

的石头，激动地向我比划，“拉钩就是……”

“行了行了，”我无奈地按住面前挥舞着爪子的小兽，“阿冥，你的话好多呀。”

“能不多么？”阿冥又来劲了，翻上我的手背，“小姐姐你不懂，你知道我在这里呆了多长时间么？这里除了树还是树，连个能陪我聊天的东西也没有。我日日盼，夜夜盼，这不，终于盼到你们来了……”

“你不出去么？”我有些奇怪，“还有，你说的我们是指……”

阿冥攀上了一块更高的石头，直起身子，堪堪达到我的前胸，“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告诉我我不能出去，直到这棵树……”

他指了指身后那棵光秃秃的树，“……直到这棵树发芽；第二，当然是你们，今天早上我在树上发现了失忆的你，又在谷口找到了一个昏迷的男人……”

“我去看看。”可能是听烦了阿冥的声音了吧，我转身离开。

“啊啊啊……你给我站住，我们还没拉钩呢……”

#### 【四】

逃也似地跑出小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小镇家家户户门前

挂的灯火渐渐变得隐约可见。

但，小女孩铜铃般的笑声却始终挥之不去，时时在我耳旁盘旋。

“姐姐，我的花……”

“姐姐再见……”

小女孩站在石头上，远远地，向我挥手告别，脸上一副“阴谋”得逞的样子。她似乎认为，只要我肯同她勾勾手指，誓言便会变得牢不可破呢。

可笑吗？

可能吧，虽然我之前也是这样认为的。

坐在山顶上，远眺天上繁星。一瞬间，我有种冲动，我想去找那个笑盈盈的小女孩，告诉她，不用等我了。

我一定会回去，但她未必会等到我。

但我忍住了，我没有勇气再去对一个单纯而又满怀期待的孩子，道一句“对不起”。

这种经历，有一次就够了。

星散落在天际，初看时，很美，令人心折的美，但当你连续看了五年，十年，抑或是几百年之后。

认识了，习惯了。

时间就是这么残酷。

“时间能够洗掉一切。”记得他是这样同我说的。

对，一切交给时间吧。

#### 【五】

“阿冥，你守的这棵树真的还活着吗？”我指着那棵光秃秃的树问阿冥，“一晃三载过去了，可它一点变化也没有啊……”

小兽仿佛被针扎了一下，蹦得老高。

“它当然是活的，”阿冥拽着我的衣袖，攀上我的肩膀，气得用爪子不住地拨着我的头发，“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是这么大，这么宽……”

看着面前挥舞的小爪子，我一时难以想像阿冥口中的“这么大”是多大，“这么宽”是多宽。

正当我决心不再理会在我肩背上上蹿下跳的小兽时，背后突然传来了说话声。

“这棵树……应该还活着……”

喋喋不休的阿冥似遇到了久别重逢的至亲，扑了上去，找了一个相对舒服些的位置，窝在了那名突然醒来的男子怀中，顺便恨恨地回了我几个白眼。

“这应该是大椿吧。”此刻身后之人的注意力全放到了这棵光秃秃的树上，“古籍记载，‘上古有大椿，以五千岁为春，五千岁为秋’，没想到是真的。”

“哥哥，你叫什么名字？”阿冥又攀了他的肩膀，轻轻触触

他，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问。

他只是笑了笑，“我注定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我听说你们这一族寿可至万年，而我仅仅是一介凡人，时间注定会成为我们之间最大的隔阂。”

他目光从阿冥身上绕开，不再说话，开始打量周遭的景色。

## 贰·殷墟

### 【一】

“聆雪，你明天就打算走？”帝辛坐在我对面，神情有些复杂。

“怎么？都留我三年了，还不够？”

“哪能呢？”帝辛轻轻地笑了，“只可惜我不方便出宫，怕是照顾不了你……”

“谁要你照顾……”我别过头去，决心不再理他，心中却忐忑。

自我从昏迷中醒来后，一直随他呆在王宫中，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倒也真不多。

“委派几个人跟着你吗？”似是看透了我在想什么，帝辛试探着问，“你一个女流，独自在外的话，怕多有不便……”

“算了吧，”帝辛的主意的确挺诱人，“你知道我和常人有些不同，不吃不喝亦无妨，带上侍从，反倒是给我添麻烦……光

给我包一些细软作盘缠好了。”

帝辛没有再说什么，挥手示意下人为我准备。

临别时，他突然叫住了我。

“聆雪，能告诉我，你为何这么固执地想出去走走吗？”

“哥，我听说北溟有鲲，青丘有狐，狴狴宿于招摇，青鸟匿于昆仑……我想出去看看。”

帝辛转身，招呼周围侍从回宫。

“有什么事，记得回来找我。”

### 【二】

《麦秀》之音，在梁间盘旋。

我轻轻阖上眼，聆听这动人的旋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你们先退下吧，让我们单独呆会。叶聆雪，我妹妹。”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对身边的女子说的，后者冲我微微一笑，随众人出去。

“你回来得比我想像的要早，”帝辛笑笑，上下打量着我，“不给我讲述一下你的经历吗？”

“就是去南方看看，我刻意绕开了人多的地方，因此倒也没发生什么很特别的事。”

“南方，……我记得那里有文鳐、重明……”

“我都没看见，不过倒是找

到鹿蜀了，可惜和守藏室中所载有些出入。”

“有些出入？”帝辛摇了摇头，“无所谓了，反正我也没办法像你一样出去考证。”

望着面前轻笑的面孔，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人——那个姬姓少年，相比于面前的帝辛，他好像更刚毅一些，但也多了几分距离感。

“你……”一路上构思、演绎了无数次的话，积蓄了数日的义愤到嘴边，在他和煦的笑容面前，像冰一样化去。

“你……你就没有想过出去看看？”

“出去？出去干什么？”笑容微敛，他重新将我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聆雪，你想说什么？”

我心中苦笑，在他面前，我依旧是那个十年前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单纯，隐瞒不住任何心事。

“我在外面听别人说，鬼伯……”

### 【三】

“鬼伯”一词就像一支魔咒，逝去了他脸上所有笑容。

我吓得噤声，我从未见到帝辛脸色这么差过。

“没事，你继续说。”帝辛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微微收敛怒

容，竭力从脸上挤出一抹笑意，空洞的笑。

“听说鬼伯将女儿送到你这里来，你却将他处死，理由是……”

“理由是我认为他的女儿不好看，”帝辛抬起头，直视我的双眼，“聆雪，你同我说实话，外界所传的一切，你信么？”

我看着他犹豫着，最终没有答话。

十余载的时光固然难忘，但当人人都这样说，当那位姬姓少年，领着我登高俯视这满目疮痍，当看着面前曾经无比熟悉的人的脸色在一瞬间陌生得不能再陌生时，我又怎么去相信你，怎么去对你说一句“我不信”？

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最有力的答案。

他轻声笑了，笑声越来越大，最后在宽敞的殿堂中回荡。

“聆雪，”帝辛的声音一时间沧桑了许多，“你……走吧。”

这不是一句劝告，而是一句命令，我起身，最后看了他两眼，转身。

“聆雪，”帝辛的声音自我身后响起，“我并非是想向你辩白些什么，但有时候，有些事，我不得不做……”

“别停，走吧……我……真的不希望你参与这场纷争……”

#### 【四】

“你知道么？牧野一役，武王大胜……”

“真的么？那王室岂不是……”

残阳如血。

金色的光，流进宫墙，照在宫中的两个人身上，仿佛铸就了两座永恒的雕像。

帝辛立在窗前，远眺西边的余晖。

“我们的人还有多少？”

“大约三万。”一位将领半跪在地上，应声答道。

“壬甲，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把你自己算在内了吗？”帝辛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

那名叫壬甲的将领猛地抬头，右手欲去拔剑时已被帝辛一脚踢倒。

“壬甲，你看着我。”看着卧在地上的壬甲，冰冷的声音渐渐回归自然，“你告诉我，我错了么？错在哪儿？”

壬甲侧在地上，看着面前负着金光的人影，轻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见壬甲不答话，帝辛轻叹一声，“罢了，你走吧。”

壬甲离开。顺便带走了宫殿内的最后一束光。

“聆雪，你知道么，我现在

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一个身披铠甲的将士闯了进来。

“报！壬甲他……他和几个将领叛国，姬氏已……”

“算了，”帝辛转身看向我藏身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就一起陪我去外面走走吧。”

#### 【五】

“聆雪，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人？”

“失忆的人，”我耸耸肩，“我的身世你也派人查过，也没听说有哪户人家丢女儿。”

“呵，他们把你带回来时，我们一般大，现在已经有十……十七年了吧，可你还是那个样子——这十七年里，你依旧过着不饮不食的日子？”

“偶尔吃一些果子，不过倒不是因为饿。”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仙人的话，那大概就是你这样子吧，心如止水，无欲无求。”帝辛又叹了一口气——这已经是他今天第四次叹气了，“我也曾想过要放下，可惜我做不到。”

凉风习习，拂动高台上人们的衣袖，皎皎皓月，洒下清冷月光，可惜一切的美都被远处的军帐与篝火破坏了。

“你看那群人，他们真就那

么高尚吗？三万训练有素的精兵，一夕集齐，半数将士，纷纷倒戈，谁又比谁高尚呢？”帝辛遥指着远处的篝火，脸上的鄙夷不加掩饰，“严刑峻法，以破奸宄，有错吗？肃清朝政，铲除异己，有错吗？”他是在问我吗？可惜我答不上来。

“聆雪，说真的，我想再问你一次：现在我对你说我没错，我问心无愧，你，信吗？”

都到这般地步了，信或不信，还有什么意义吗？我信又能如何，不信又如何？我只觉得你变了，不再是那乐观、开朗的少年了……

见我沒有答话，他缓缓背过身去，向我摆了摆手。

“你走吧。”

我足足愣了数息，才意识到这一次，帝辛没能理解我在想什么。

“我相信你。”

“和你是否相信我无关，去吧，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把这最后的时光留给我，让我一个人静静。”

他的背影……好萧索……

看着他再次变得生硬而又陌生的脸，我突然意识到，或许，他其实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坚强，而我，更是在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之际给了他一刀。

“我……那你呢？不同我一起离开吗？我们……”

“不了，”他抬起头，仰望苍天，“只要我不离开，国家就一日不亡，我依旧还是他们的王。”

“帝辛，你……”

### 叁·流年

#### 【一】

睁开眼，我发现我正躺在一棵大树的枝杈上。

枝干光秃秃的，但隐约可见一点生机。

我这是在哪儿？帝辛，叶聆雪。……

“小姐姐，你可算醒了。”一只小兽从上面跃下，跳到我身上。

“阿冥？醒了？你是说……我刚刚睡着了？”我支撑着身子坐起，斜倚在身旁的树干上。

那，只是一个梦吗，可是……

“不然呢？小姐姐，你睡得那么死，怎么叫都叫不醒……可是，你平日里不是不吃不喝没有困意吗？怎么突然睡着了？”

看着面前絮絮叨叨的小兽，我不由地笑了。

“我也不知道，话说，我睡了多久？我刚刚做了一段很长的梦……”

“走吧，先下去吧。”阿冥

抓住起我的手就向下拉，很难想像一只小爪子能爆发这么大的力气。

“等等，等等，他呢？”我甩开阿冥的小爪子。

“他？哪个他？”

“就是说今天要带我离开的人。”

“你一觉醒到晌午，人家早就走了……”小兽跳到一边去了。

他在骗我……但，他瞒着我什么？

#### 【二】

树下桃花已逾寸。

阿冥带着我，在桃林间穿行，七拐八拐，一座小木屋突兀地立在桃林中。

“这是……”记忆中好像没有这座房子。

“他走前帮我搭的。”阿冥从我肩头跃下，“走了，进去说。”

“姐姐，你睡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不适吗？”

“也没什么不适，就是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什么梦？”

“我梦见我成了一个叫叶聆雪的女子……”我把梦中之事连同帝辛和那位姬姓少年的故事，尽数讲给了阿冥。

“所以，你在梦中过了十九年？”

“十九年？大概是五十多年吧。我好像没有直接醒来，又在梦中停了一段时日……”

“小姐姐，你……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你同常人不一样？”阿冥犹豫片刻，问道。

“不一样？你是指我不吃不喝？”我有些奇怪，不知他为何问起这个。

“小姐姐，你还记得吗？他那天同我说，说我们不是一类，寿命……”

我急了，一把拎起了阿冥，“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沉默，它小心翼翼地瞟了我几眼。

“你……你在树上睡了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

### 【三】

“在你昏睡的时候，他不时来这里看看……”抛下最后一句话，小兽跑开了，只留我一个人在木屋中。

六十年么……

六十年，我依旧，他……

木屋不大，但很别致，透过墙上开的小窗，依稀可见桃花丛中掩映的大椿树，点点绿意在大椿光秃秃的树杈上，显得尤为扎眼。

是啊，大椿树都发芽了呢……

推门进去，我想去找阿冥。去问问在我昏睡的十余年间他过得怎么样，也去看看那阔别了六十年的“故人”。

漫步到大椿树下，远远地望见了那只张牙舞爪的小兽，以及那个在众人的搀扶下，拄着拐杖的年迈身影。

“看，她来了，你不……”未及我走近，阿冥那略显聒噪的声音，便灌进了我耳朵中。

老人身旁搀扶着他的青年立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我，似在猜测我的身份。

微风，桃花，白衣，玉麒麟……唯一的区别就是此刻的他身上刻满了时间的徽记。

一个甲子，对身后的大椿树来说，好像并不算什么，但……

苍颜，白发，岁月，流年。

### 【四】

他走了，步态蹒跚，身影在夕阳下被拉得老长。

时间将他最美的一面留在峡谷中，狰狞的一面却烙在每个沧桑的人脸上。

他不会再回来了。

这点我们都很清楚。

但我们都没有点破。

“流年”一词卡在喉间，却迟迟没有在对话中出现，最后只好默默将其融入各自眼中的忧

伤——掺着岁月的忧伤。

“小姐姐，陪我出去吗？”阿冥跃上我的肩头，将我的思绪从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上拉回。

“出去？去哪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去外面啊，你看大椿树都发芽了呢。……你以前在树下许诺过我，要陪我出去找我的同伴的。”

记忆中的确有那样的一幕，小兽觑着脸，追着我，逼我同他拉钩，向他许诺在他出去时陪着他。

可能是被他弄烦了吧，是从别人口中听到大椿树万载一春秋，也就应下来了。

此刻，看着树干上闪动的生机，我有些怅然。

“小姐姐？”

“走吧……”

### 【五】

“阿冥，你的父母真的什么信息都没有留下来吗？”

“那时我还小，就算他们告诉了我了什么，我也记不住呀……”小貂趴在我的肩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坐在溪边的青石上，遥望天边的余晖，看那金光浸透云朵，沉入水底，落在树上，给树梢的绿叶镀上一层华丽的金边。

“阿冥，我想走了。”

“啊？你要去哪儿？”小兽急忙从我肩上坐起，“姐姐，你别放弃啊，我……我有一种预感，用不了多久……”

似是觉得这个理由不是很令人信服，小兽换了一种说法，“小姐姐，走的话你带上我吧，反正我也不知道该去哪……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笑了，托起小兽，轻轻将其放到身边的石头上，摸摸他的头。

“阿冥，再见。”

“可……可是，你同我拉过钩，答应过我的……”

我许诺过吗？

我可能许诺过罢，在那头上蹿下跳的小兽面前。

“对不起。”

阿冥沉默了，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会给他一个这样的答复——一个如此简单的答复。

迈步下山，远远地传来了小兽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以后去哪找你？”

“去大椿那里吧，我会回来的。”

## 肆·大椿

### 【一】

走在路上，看酒旗招展，或是穿行林桑，览春夏秋冬。

我不知道我走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我走了多远。

我曾经遇上过很多像他年轻时的样子的年轻人，可惜都不是他。

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笑着同我勾过手指，并说要等着我。

自那之后，我不再同路旁的孩子闲聊，更别提向他们许诺什么，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的诺言，往往无法兑现。

### 【二】

翻过一座座大山，经过一处处城村，我看到了山谷，熟悉的山谷。

熟悉，令人心悸的熟悉感，仿佛在不断地提醒着我，我来过这里，我熟悉这里，但话到心头，却又被我压了下去。

路旁拦下一名行人：“请问，这座山谷叫什么名字？”

那人先是好奇地看了几眼我的衣服，片刻后才意识到我在问什么，“哪儿？那儿？穷乡僻壤的，哪有什么名字？只是听人说这里在几千年前是商朝的都城……”

商朝……帝辛……姬……

但，那不仅仅是一场梦吗？

我想走近去看，却被一群自称工作人员的人拦下。

其实，也不用走近看了，我

认出来了。

那方被圈起的地界，本该是一座宏伟的宫殿，而那座宫殿中，曾经有位帝王，笑着目送“我”走出宫殿。

如果这是真的，那前方……

对，前方没有重明、文鳐，只有鹿蜀，或许，连鹿蜀都无从寻觅了。

远方，第一次变得如此乏味。

他说，时间能洗去一切，这里面想必已经包含了对远方的向往。

回去吧？

回去吧。

至少归途，还有着一只叫阿冥的小兽和一位同我拉过钩的女孩在等着我。

### 【三】

路旁随手折了几枝花，插到了同陌生人讨来的瓶中。

一路上，花开，花谢。不过无妨，谢了再丢掉，少了再折。

直到我再次踏上那条小径，敲响记忆中的木门。

无人响应。

敲门声引来了附近的人，一些老人同我说，这户人家的女儿七十年前就嫁到山那边去了。

山那边？不远。七十年，不多。

我没费多少力便找到了当年的女孩，尽管她的眼神不再澄澈，

发丝已被染白，天真已然不再。

我推门进去，没有理会她家中年轻一辈异样的目光，把那一束花静静放在她的面前，然后转身离去。

我什么也没说。

她可能也认出我来了罢，也可能忆起了她同那个穿白衣的姐姐拉钩立下的誓言，我看见她向我伸出手，但又放下了，她好像想跟我说些什么，但也什么都没说。

走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中，踏在僻静的小路上，向北。

我想回去，去找阿冥。

#### 【四】

归途，远没有去时的新鲜感。

在山林中穿行的我，更像在时间中穿行，眼看一代代王朝更迭，一座座村落繁衍，渐渐变成所谓的城市。城市中的东西是我闻所未闻的，但那拥堵的人群与两侧的人看向我时奇怪的眼神，着实让我生厌。

我不喜欢那里。

我绕开城市，不再理会那个喧闹的地方。

这注定是昙花一现的美，只是我生命中的过客。

#### 【五】

再次踏上北黎，不见了两侧的桃花——大概是落尽了吧。

桃林还在，小木屋还在，大椿树还在。

但，阿冥呢？

大椿树上，刻着几行稚嫩的字迹，大概是阿冥用他的小爪子一笔一笔刻上去的。

——小姐姐，我没找到我的家人。

——小姐姐，我已经把周围找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

……

——我在这里等你吧，大椿树抽出新芽了。

这是他刻下的最后一句话。

抽出新芽了吗……我在外面走了多久了？

记不清了呢，只记得我在外面走了很久很久，连白虹贯日、火星荧惑都看惯了……

这算是……过了多久？

微风挟着一片枯叶，落在我的肩头，一抬头，正迎上在风中吟唱的大椿树。

一树金黄。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是这么大，这么宽……”眼前似乎又出现了那只聒噪的小兽，在我面前，用爪子比划着什么。

“我闻你这一族，寿命可至万年……”

上古有大椿者，以五千岁为春，五千岁为秋……

“去大椿树那里吧，我会回

去的……”

我回来了。

阿冥，你在哪里？

仰望着头顶上的枝叶，看久了，只觉其金黄之下，覆盖着一层浓浓的水雾。

我在期盼着，盼望着树上能跳下一只小兽，攀上的我肩头，同我说些什么。

阿冥，你还在吗？

他最终也没找到他的家人，没等到我。

#### 【六】

“大椿，叶聆雪就是我，对吗？”

……

“大椿，你会一直陪着我，对吗？”

……

斜椅在大椿树上，我曾希望能再做一个梦，希望能再遇见帝辛，对他说一句“我相信你”，抑或是做一个梦，遇见阿冥，收回我那一句“对不起”。

可惜我没有。

我一直很潇洒地在那躺着，看云卷云舒，昼夜更替，四季轮回，斗转星移。

记得在第一次临别前，帝辛曾握着我的手，告诉我：

“不是所有的流浪者，都迷失了自我。”

# 拼搏少年，青春无限

记者：王祎璨 孙佳琦 摄影：伊欣语

2021年9月29日上午，东营市一中举行了第三十三届学生秋季运动会。晨雾挂在天空中像千万条待染的白纱，在太阳的照耀下，变幻着奇异的色彩。随着校长宣布运动会隆重开幕的声音落下，阳光向大地洒下了万丝金缕，运动员们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准备迈开属于自己的青春脚步。借此机会，我和王祎璨同学对部分老师与同学进行了采访，深入了解了他们对这次运动会的看法与建议。

## 一、苑忠国老师：自由青春无限，远扬运动精神

当我们采访到观众席上的苑忠国老师，问到对此次运动会的看法与建议时，他简明扼要而真切地从开幕式与运动会背后的精神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苑老师说道：“开幕式集中体现了大美一中的风采，富有青春气息的同学们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声声响亮的口号中，同学们应借此表达出



内心真实的自己，突破限制，真正展现自由与‘五四精神’。”他还建议“初来乍到”的高一同学应在口号、服装、方阵上下功夫，最好简洁明快，能体现出青春气息。

苑忠国老师还补充说：“运动会不单单是一场竞技的比赛活动，更是一个供大家取长补短的平台，也是体现体育运动精神、拼搏精神的集中地。同学们应在这次的比赛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运动会可以再增加一些集体项目，培养同学

的集体意识。”从老师诚恳的话语中，我们能深刻地体会、明白他对于这次运动会的建议与希冀。

## 二、高长征

**老师：安全是一切活动的前提，成绩是活动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我们看到正在聚精会神看比赛的高长征老师时，便不约而同地上前采访。我们问道老师对这次运动会举办的看法，老师却抢先一步，胸有成竹地表示自己“早有准备”。

“我认为，运动会应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运动精神的体现不应只局限于名次、成绩的平面上，而更应表现在对运动会的热爱与兴趣上。”老师还表示，“各位同学在比赛之前，应做好准备活动，活动筋骨，并注意比赛之中的安全问题。运动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希望同学们可以勇夺佳绩，在靓丽的青春上再增浓墨重彩的一笔。”老师从安全的角度说明了自己对运动会的看法，我们都十分赞同。这正是“爱与温暖同在”的一种体现，相信有老师的保驾护航，同学们的奋勇直上，一中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 三、王凯乐同学：短跑亦是长征，极限亦是起点

100米跑向来都是运动会上关注的热点之一，各位运动员在跑道上的精彩表现，引起了观众席的热潮。在激烈的100米跑比赛项目完成后，我们看到赛道旁刚比赛完成不久的王凯乐同学，便向前询问此次比赛的感受与参赛缘由。面对镜头与采访，他也说明了自己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初心与目的。“100米跑的路程虽短，却充满了刺激与未知，我正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来展现自己、挑战自己，”擅长100米跑的他用一句话道出了自己对青春



梦想的执着追求，“我为此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每天都坚持训练一会儿，因此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努力就已足够证明自己。”王凯乐同学坚定的话语带着几分坚韧，我们也表示衷心祝愿他能在青春的跑道中找到更好的自己。

### 四、曹方卿同学：公平公正职责所在，规则规矩守护运行

在紧张激烈的运动会赛事举行之时，有一群人正在默默守护运动会，使之顺利举行，裁判员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



角色。我们看到了坐在一旁一丝不苟注视着跑道的裁判员曹方卿同学，趁比赛间隙对她进行了采访。我们询问道作为裁判员她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她也将自己作为裁判员的经历讲

了出来：“作为一名裁判员，保证运动会的公平性与安全性是我的职责。所以每个裁判员都在开幕之前，都对比赛的规则和注意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了解，为比赛运动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保障，为运动会的顺利进行时刻保持警惕。”三言两语，责任感便在她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随后她又开始进入了工作状态，毫不懈怠。

采访时间有限，但带给我们的感受无限。一方面是师生上下团结一心的体育精神令人感动，另一方面是蓬勃向上的

积极思想给人以力量。相信通过这次精彩的运动会的举办，同学少年青春飞扬，大美一中再创辉煌！🌟

# 运动青春最美丽

记者：郭睿佳 王佳欣

在学校第三十三届运动会上，我们作为记者承担了运动会采访的任务。在运动会火热进行中，我们几位记者用心观察着运动场上的老师和同学，时刻想着怎样找到合适的人选进行采访，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了两位老师和一位同学进行采访，完成了采访任务。

2020级5班班主任 彭新森老师



在运动会举办的第一天下午，我跟随着摄影协会的学姐到了看台，找到了学姐班级的班主任进行采访，我有些紧张地走了过去，鼓起勇气说：“老

师可以打扰一下吗？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老师和蔼地笑了笑，“可以。”我的紧张退去了一些，认真的问了第一个问题，“老师请问您认为这次运动会的举办有什么意义呢？”老师思考了一会儿，认真地说：“今年习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所以我认为举办这次运动会可以增强体质，强身健

体。”我不禁对老师投向了敬佩的目光，赶忙记下之后，我好奇地问，“老师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运动会？”老师笑着说：“参加过跑步。”“那

您当时作为运动员有什么感想吗？”老师想了想，说：“当时特别想跑的再快一点，为自己的班级争光。”我赞同的点点头，望着站在跑道上的运动员，我问出最后一个问题，“老师您有什么想对运动员说的话吗？”老师握紧拳头做出加油的姿势，笑着说：“希望他们可以赛出自己的水平，在比赛中开心就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此时的紧张已经完全消散，我向老师鞠躬，说：“谢谢老师您的回答，祝老师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2020级23班班主任 丁景华老师

在1500米长跑比赛结束后，丁景华老师带着两名运动员从本班座区走到终点处，迎接刚从跑道上下来的运动员。丁老师平日以有趣的讲课方式、优秀的教学成绩收获了一大批家长及学生的“点赞”，更是以暖心的行动深受众多学生喜爱。记者有幸采访到了丁老师。

记者：丁老师您好，请问您对本次运动会抱有什么样的期望？

丁老师：希望我们一中的运动员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做一颗勇敢卓越、积极向上的星，在比赛过程中赛出水平、赛出精神、赛出自我，用行动诠释信念——“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运动员才是好的运动员？

丁老师：我认为，好的运动员拥有勇于突破极限、敢于超越自我的精神。我看到好多运动员在平日的练习中一次又一次地跌倒爬起来，洒下汗水，突破极限，超越自己，成就新的自我，他们都是好的运动员。

记者：看着积极阳光的学生们为自己的班级争荣誉，您有何感想？

丁老师：年轻真好！（笑）这句话我曾对上届学生说过，送给你们也依然合适。——见过明天的太阳吗？我见过，就是拼搏向上的你们。

### 2021级6班 杨晶晶同学

看到同班同学杨晶晶正在为我们班的运动员呐喊助威，声音嘹亮，脸颊被太阳晒的通红，我不由自主地被她投入的



激情所吸引，不知不觉的走了过去，对她笑了笑，有点歉意地说：“晶晶，打扰一下，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几个问题吗？”她停下了呐喊声看着我，很爽快地笑着说：“当然可以。”我便问出第一个最想问的问题，“请问你作为观众有什么感想吗？”她低着头想了想，不一会儿抬起头对我说：“当我看到运动员们站在赛场上拼搏的时候，心里不知为何特别激动，有一股劲让我为她们呐喊着，我想，这可能就是运动员身上独特的魅力吧。”我紧接着问了又一个问题，“那你认为运动员身上有什么魅力吸引着你呢？”她脱口而出：“我认为她们身上都有一股不服输，努力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我真的很佩服她们。”她由衷的说。我趁热打铁问出最

后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下一次的运动会上成为运动员？”她笑着说：“会想过，因为成为运动员真的可以锻炼我的毅力，相信这样也会在学习和生活中有所提升。”我也赞同的点点头，记下最后一个字，感激地说：“谢谢你的回答，希望你可以在学习和生活中有很大的进步。”她腼腆地笑了笑，也回应道：“谢谢。”

这是我学生阶段第一次采访，虽然有些紧张，但每一位接受采访的老师和同学都认真回答我的问题，这很令我感动，也给了我信心与勇气。在此，我也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光影摄协的同学对本次采访作了贡献，在此一并感谢！）

# 彼方尚有荣光在

2020级 惜缘



运动会  
专辑

-3

有的时候，拼搏过后的失败也算是一种成功。

-2

发扬体育精神，增强人民体质。站在四楼的窗口眺望对面主席台上准备好的标语，内心充斥着不安。运动会的日期开始如同一个小黑点，离我很遥远，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它即将到来，这个事实是不可扭转的。身体一直弱不禁风的我却在这件事上捎带着犹豫报了项目。我知道最终的结果可能令人不甚满意，但也必须去拼。

-1

没有400米那短暂冲刺后的难受，也不是1500那时间与耐力的博弈。800米，拼的是耐力，也拼的是速度。

秋天的晚风想较于夏天似乎凉爽了些，2021年的秋天裹挟着许多惆怅与压力，去逼迫我们成熟。而16岁的面子，似乎也很难去更好地维护。所

幸的是真的存在那么一个可供练习却有极小可能被熟识的人所发现的地方——高三操场。

打定主意，在运动会开始前两周，我极不情愿地开始了练习。

0

从零开始，哪怕初中时曾有过比较满意的跑步成绩，面对现在边跑边停的现状，我也要从零开始。

已经比昨天好很多了……昨天只能跑下来一圈，今天已经坚持了一圈半了……我不住地安慰自己，也拼命压抑着不断冒出的想要退缩的负面情绪。不管怎样，我都明白一个事实：报了名，我或许会因为没给班级得上分而遗憾，可不报名，我只会因为错过了这个集体活动而后悔。速度都是练出来的，不是么？天道酬勤，有时未必胜不过天赋异秉。

1

秋分日刚过去没几天，阳光开始更多地将明晃晃的偏爱

向南半球播洒。时间还早，天上那宝蓝色的湖水已开始向深蓝转换，不过还未被完全污染，它未能溶解我的疲劳，长久未运动的间歇性痛苦到了嘴边只化为一声声粗重的喘息，到后来，支撑我跑下去的仿佛不再是身体，而是意志。

高三的操场熙熙攘攘，不及高一高二人声鼎沸，沙坑的边上秋千旁两位学姐在闲聊，远处的信息楼闪烁着耀眼的灯光，不知盛满了多少莘莘学子的渴望，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在为了自己的追求而不畏山高险阻路途艰辛大踏步前进着的呢！没错，暴风雨前的宁静需要这样一种祥和的氛围来烘托，轻松不是假象，而是奋斗所必须的调味剂。

粗略地看看表，两圈下来大致花了四分钟，我明白很不微不足道，但已经进步了，不是吗？

2

可以坚持两圈不停了……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许

久未锻炼的身体终于肯进行配合，于我而言也算是一大喜讯。拖着胀痛的小腿返回教室的路上，运动会时的画面依旧时不时于脑海中浮现，很狼狈，很疲累，抑或是……几乎不可能闪现的光辉。

如果仅仅是为自己，失败或许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可是不会有人忘记，每位选手的名字前面都写着自己的班级。

我明白自己开始练习得太晚，正如平日是里学习一般马虎与毛躁，我明白自己跑得不算快，可能拼尽全力也得不上名次，不过，努力与奉献，二者皆值。

### 3

参商数易，斗转星移。转眼便到了运动会前一天晚上，天空漆黑，仿佛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由于感冒渐重，嗓子的麻痒似乎在向后背隐隐约约地扩张。周围同学几乎都在认真学习，窗外的雨落声夹杂着风吟。万物便以这样有规律的序曲在无声无息之时不慌不忙地看着我们默默地努力。

回家的路上，我只告诉自己，我已尽力。虽然已经大致明白了将要面对的结局。

### 4

雾气弥漫着影影绰绰的人群。白色朦胧，捉摸不定。昨晚今晨，像我一样没睡觉的人一定在这一系列黄蓝交泰的建筑群中不计其数，几乎都是为了今天这极有纪念意义的一天。雾很大，遮不住的煊赫与辉煌将驱散表象的一切。

正自发呆，主席台上的声音让我明白开幕式已然开始。

我也明白，三个多小时以内，一切加之于我身上的痛苦都将结束。

斜前方落座的一个身影再次将我从神游中拉回。

### 5

作为局部，我自发地崇拜与热爱我所处的整体，和谐与友爱的氛围都想为我减轻压力。然而就在去检录途中，困倦与忧虑再次袭来，我愈发觉得站立不稳，双腿还未及开始就沉得像灌了铅。

“不行了……”我在无意之间向另一名同学抒发了似乎有气无力的心声，听完对面的回复我竟有些想哭。我知道大家不在乎名次，即使走下来也不会收到太多苛责，但依旧不愿真的在赛道上停下脚步，或许是滥情了吧，回过头的一瞬间，一滴泪落下，神智也随之

逐渐清明。

有些关爱是在饱尝冷暖后最能使人泪目的东西，我仿佛妄自尊大地了解了“我将无我”的意义。

目光向观众席位交织，看到他们所有人的笑容，如同经历一场梦，醒了以后，依旧很感动。

### 6

枪声响了，我在刹那间还在犹疑为何忐忑已久的瞬间，居然如此没有仪式感。朋友告诉我，在跑出去的那一刻，所有的担心都将被遗忘。

### 7

前半圈冲得过猛几乎可以和前几名相持平，半圈过后，双腿好像比平常练习时沉重得要早，身体所有的反应都在对我进行停下的暗示。

“我跑不动了……”我好像在跟旁边的对手说话，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双腿拎着我游离的眼神转向跑道外侧。我看不到班级的具体状况，不知他们是否会失望？此起彼伏的加油声沸腾在紧张与热烈气氛中，可意志不允许我继续分神，我必须尽我所能发挥着一个累得半死的人所能发挥的最大余热。

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组内目前排到了第几名。

8

去年的运动会我报了400米，一方面是因为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另一方面那时的我也没有集体荣誉意识，那次的结果我也并不关心。

去年的冬天，于我而言最是酷寒刺骨——

去年的一切历历浮现，不知不觉与当下的痛苦汇合，将我带到终点。看着来迎接的同学，我的意识稍稍模糊了一下，随即腿部的剧痛，头部的疼痛以及嗓子的不适将我位倒在地。

9

从未如此疲惫。双腿仿佛失去了行走能力，就连朋友安慰的话语也没有完全被大脑吸收。我知道我应该与晋级无缘。甚至在赛程中我也能用余光注视到前方的对手离我越来越远，似乎要成为一个点，而我无助地迎风奔波，仿佛彷徨在地上碎成了一片一片。

记不住画面是怎样回到的观众席位，同学们如潮的掌声让我从迟钝的状态中回过神来。略显僵硬却真心实意的感谢着大家。团结不是单单口中所喊的名词，而是每个人尽心

尽力与风雨同舟的担当所凝成的集体。世人皆言情感的突兀转变不现实，面对着大家鼓励与赞扬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近两周的努力都很值。

在艰难走向教室的路上，我听着广播里晋级选手的名字，心中已然释然。即使在几天后我知道我离晋级只差两秒，我心中也没有所谓的不甘。

坐在教室中休息，外面是鼎沸与欢欣，喧哗吵闹以及似有似无的广播声仿佛都在一瞬间凝固，世界似乎更加地和睦与耀眼，笼罩着幸福的宁静。

10

前进的道路上总有我们努力也得不到的东西，或许是因为种种客观因素所限，但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收获潜藏在身边的美好。一个闪光的人或集体，暂时的蒙尘不会遮住其耀眼的光辉。不奢求天赋，只求任何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汗水的人可以获得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灵感的垂青。

彼方尚有荣光在。岁月的漫长将在坎坷与宁静中引导着我们，更加随意却认真地热爱这个世界。

首尾标号，致敬世界上最好的集体，以及每一个拼搏努力的人。

## 战场

2021级24班 文成

这里是为我所统率的战场  
却与厮杀的那种不一样  
安静，幽深，令人徜徉

当战斗号角吹响  
不见冷兵器的碰撞  
没有巨炮的爆炸气浪

只有——  
笔伤了一张白纸的心  
抹黑了它纯洁的灵魂

# 青春写作讯息台

刘若涵的《豆腐脑美学》发表于《疯狂作文》2021年4月刊。

李筱的《这个少年“俗”吗？》发表于《语文报》2021年第14期。

李宇飞的《乐之道》发表于《作文与考试》2021年7月刊。

张紫璇的《寻找大黑》发表于《读写月报》2021年第4期。

刘敬泽的《隙缝中的光亮》发表于《读写月报》2021年第7-8月刊。

任盈璇的《云自孤飞月自明》发表于《读写月报》2021年7-8月刊。

王超越的《短发》发表于《中学时代》2021年第7-8月刊。

薄佳艺的《与曹雪芹对话》发表于《美文·青春写作》2021年6月下。

孙佳琦的《抛出梦想的那一刻》发表于《美文·青春写作》2021年10月下。

张语恬的《不问终点，全力以赴》发表于《美文·青春写作》2021年10月下。

翟建森的《不哭》发表于《疯狂作文》11月刊。

祝贺以上作者的作品在报刊公开发表，并敬请读者关注。

## 《弘毅》第164期优秀作品TOP10

《你给的岁月荣光》	2019级29班	薛 晴
《遇雨》	2020级23班	李颜玉
《敬星光》	2021级38班	赵文奇
《抛出梦想的那一刻》	2021级6班	孙佳琦
《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2021级8班	张语恬
《姥姥》	2019级21班	魏临夏
《云之词四首》	2019级29班	生一鸣
《时间机器》	2019级10班	李昊轩
《重蹈覆辙》	2019级10班	张弢元
《疤痕》	2019级29班	郭 婧

# HONGYI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面设计：张晓彤

封面国画：郑绍林老师

封底摄影：陈艺涵摄影作品《打树花》